

# 蕉風

介紹香港畫家顧媚  
月刊 348





翠谷

顧媚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 / 白立 / 梅淑貞 / 紫一思

KDN 0427/82 ISSN 0126-6608

定價一元五角 \$1.50 senaskah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  
月刊  
目錄

●封面：顧媚作品

05 04 風訊  
末日的論定

／編輯室  
／應氏女

小說

44 06 迂迴  
彎彎的岸壁

／方禮年  
／姚拓

評述

60 18 評王拓的寫實小說「春牛圖」  
略論中國古代寓言故事的發展  
及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爲甚麼比較？

／冰點  
／蘇慶華  
／李有成

散文

40 14 飛過千里  
草地

／若遠  
／周清嘯

專欄

36 29 12 雙城記（人間集）  
根的文化（百年專欄）  
百年老路（閒思錄）

／梅淑貞  
／鄭百年  
／黃潤岳



詩創作

17 雨中行  
34 爺爺的匾  
53 浪遊四段  
58 吾支無不勝的童年

／多 泰  
／林若隱  
／陳強華  
／李宗舜

小小說特輯

● 小小說特輯

78 待墾地  
82 生路  
83 接任前夕  
84 拍照  
86 不要說再見  
87 黃昏·老人  
88 罐頭  
90 軒尼詩  
92 魚  
94 蓮  
96 盲月

／彭志鳳  
／彭 飛  
／零夏冰  
／戴畏夫  
／李志明  
／風入松  
／白 船  
／岸 沙  
／梅淑貞  
／風山泛  
／蔡 桐

美術

香港畫家

顧媚與丁衍鏞作品回顧專輯

120 109 98

顧媚來吉隆坡開畫展了  
丁衍鏞的畫——怪得可愛  
畫展消息

／編輯室  
／姚 拓  
／編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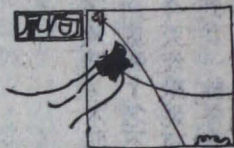


- 
- 對本地寫作人，小小說還是相當陌生的概念。不過其形式，中外自古已有一一從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先秦諸子的寓言故事，西漢的筆記至南北朝的老怪與老人小說，以至西方的神話與寓言，有帶有小小說的形體。但這一切尙未成一種獨立而統一的文體。小小說的特徵是節奏明快、結構精簡，篇幅極短，但寓意深刻，能衍生效感及成人的效果。由於工業時代的飛進，小小說亦應運而生。不過在本地，小小說的創作尙未茁明，不是普遍。
  - 蕉風本期刊出的「小小說特輯」部份文章轉載自新加坡「阿裕尼文藝與翻譯學會」出版的『同溫層』季刊。
  - 一切事業要進步，要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不要固步自封，鑽牛角尖、象牙塔，蠻以為自己的東西是最好的，別人的貨色絕對比不上。吸取別人的精萃，補給自己短處，才能豐富我們的文學。而且要從別人的優點，才能反映出自己的不是。
  - 王拓是台灣的「鄉土派」作家。冰點在評析王拓近作『春牛圖』裏，從藝術與寫實的角度，討論了王拓的創作藝術，主題，態度等。
  - 比較文學是超越某一國家界限的文學研究，一方面它也研究了不同文學之間的關係。李有成的『為甚麼比較』，討論了中西比較文學中的類比。
-



# 末日的論定

應氏女



正在喝一杯每晚臨睡前的咖啡之際，一面仰望着黑藍黑藍的夜空，想起兩天前的九星連珠，竟也沒有造成地球的毀滅。那一天，也像無數的其他天一樣，無波無浪甚至無影無痕的過去了。如果三月十日那天果然是地球的末日，人間又會不會有任何遺憾？

倘若衆人的蓋棺日子都同在審判日那天，定論的工作，又將由誰去做？或許你會說：人類都滅亡了，誰還會在乎定論不定論。是的，這真是多餘的一問。

如此，便不能不有點羨慕那些早在幾千或幾百年前便已經逝往的名字，至少，有後人爲他們定論，像鍾嶸的『詩品』。鍾嶸把漢以降至魏晉宋齊梁的五代的詩人分成三品，其中偶有失誤，如他把陶潛列入二品，曹操列爲三品。但他的錯誤，又有比他後生數百年的人指出。所以，蓋棺並不能立即論定，一個人的成敗，也許要等上很長的時間才能下結論。

但地球是個有生命的星球，有誕生之日，也必有死亡的一天；如果人類繼續這樣互相猜忌自相殘殺下去，末日已是指日可待的事。這一代的歷史，只恐怕再沒有人去寫了。所以，咖啡雖好，燈下讀史，所能發出的也只是一聲長嘆。

方禮年

# 迂路

我才開啓了鐵閘，木門跟着也打開了。

妻說：「加班嗎？怎不打電話回來，等你吃飯哩。」

我說：「今天沒乘地車，改乘船，所以回來遲了。」

妻可能看到我一臉倦容，便不再問甚麼，走到廚房開飯去。

我試幫着做點甚麼，妻便止住說：「你坐坐罷。」家永遠是充滿溫暖的地方。

今天下午，差不多下班時，部門主管尹璧兆，忽然叫我進他的辦公室內，循例客氣的叫



我坐下，劈頭第一句便問：

「怎麼樣，真的不轉嗎？」

我知他問的是早晨的事。

早上我才上班不久，阿程便走過來，帶點開玩笑的語氣說：

「有興趣調部門嗎？升級機會比這裏高哩！」

其實告示早張貼了差不多一個月，反應一向不好。尹先生便着阿程向各人探詢。初時問的都是年資較淺的，由於反應冷淡，便向我們這些較深資歷的人着手了。

開始時在閒談中，我表示過沒有意思轉動，阿程也是知道的，不過是循手續問問罷了。

我也照實回答，以為就此算數的了，想不到尹先生還要當面再問我。

尹壁兆調到這個部門來也有三年了，我看他平日沒有甚麼架子，人客客氣氣的，便輕鬆的說：

「在這裏八年多了，說甚麼工作也比較熟一點，轉到那個部門去，彷彿新人一般，況且.....」

我的話還沒說完，他便截住說：

「不是這樣的。都是同一間公司的事，很容易便上手了。」他將聲音略為降低，「而且又不是轉職業，不滿意時大可轉回來哩。」

我想誰不是這樣說的。這裏我有一起工作慣了的人，工作也是熟悉的。就是遇上新的東西，我也可以輕易的學上手，轉到另一個部門，我差不多完全是新人，實在花不來。

我沉默了一會兒，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意，將聲線降低，說：

「那個部門現在人手還少，你轉過去有很大的升職機會哩。」

可是我始終覺得，在這裏到底有好長一段日子，無論工作和一起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有感情了，要嗎乾脆離開這間公司，否則也不願轉動。

他見我再沉默不語，也略停了停說話，跟着語氣稍硬的說：

「你是知道的，我們這個部門人多，競爭高，升職機會便少了。」

事實上他應該可以為我們多爭一些升級機會的，正如其他部門一樣。或許他有他的難處，



我不便在這時候質詢他，只唯唯的說：

「這個我知道。」

我們雖然隔着枱說話，由於他將身體略傾向前，而我又是坐得很接近枱緣的，因此我們的距離並不遠。這時候他一下子將身體向後靠，整個人便要離開我似的。他略舒了口氣，再將身體靠向前，好像有點無可奈何的說：

「阿陳，不是我不喜歡你留在這個部門。只是這裏的人實在太多，不容易競爭哩！」

「我會努力的。」我充滿自信的說。

「陳，實際不是這樣的。我想你在這今生算是沒有機會的了。」

他的話堅實有力，如利箭一般，直穿我心房。我一時找不到甚麼話說，呆呆的望着他，腦中空洞洞的。

我忽然想，我聽錯了嗎，抑或他只是開玩笑，將話說重了，可是他繼續表示：

「難道你要在這裏如此渡過一生嗎？」

至此，我知話是真實不過的了。

「你要再考慮嗎？」他的語氣再轉溫和起來。

可是聽在我耳內可陰森森的。這倒加強了我的決意，便將語氣加強起來，一字一字清楚的說：

「尹先生，我還是決定留下來。」

我偏不信他會永遠留在這個部門，可以長期影響我的將來。

我的話剛說完，便發覺他的臉即時陰沉下來。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他便微露笑容，冷冷

的說：

「既然你決意要留下來，我們也很需要你的。」

他稍停一停，「好，那麼你便留下來罷。」

我不再說甚麼，他便示意我出去。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準備收拾東西時，阿程便過來問：

「又是該那件事嗎？」他擠一擠眉，開玩笑說：「沒有給說服了罷？」



他還沒待我開口回答，便接着說：

「留下來，繼續幫我完成這份工作罷！」

我早知道又是一單煩人的工作了！

我沒有回話，將東西都放到抽屜內，便用力推回去，跟着說：

「你交給其他人做好了！」

我的聲音不算太大，因為我不是個粗聲慣了的人。不過這樣發洩也是夠瞧的了。其實我們同事，一向算是和洽的。

離開時我看到他錯愕的表情。

我不想將惡氣帶回家中。我又不想在街上踟躕。我於是不乘快速的地車，改乘船，再乘公共車，將回家的時間拉長，好待氣平一平。

我不是個愛往後看的人。工作了這許多年，我看到同期的人升級，甚至比自己遲進公司的，或升或調，我都不覺怎麼樣。人各有際遇，我自努力算了。

這兩年我似有被看重的跡象，常被委以較煩複的工作。升職機會雖然一直不落在自己身上，依然懷着熱心，繼續努力工作。

尹壁兆來到這個部門，給人的印象，一向是很體恤下屬的。我自從接做較煩複的工作以來，他對我更顯得客氣。常常說：

「阿陳，辛苦你啦！」

有時我實在太辛苦了，稍為伸訴一下，他便說：

「能夠應付這些工作的人不多，多辛苦你了，就算是幫點忙罷。」

最近因為工作過勞，病了一段日子，他更顯得關心。差不多復原，回到工作崗位時，他便吩咐先給一些簡單的工作給我。看在別人眼內，實在是值得羨慕的。

在我還未完全康復期間，又一件較艱鉅的工作來了，剛巧可以承擔的人，都各自有任務，只好又落在我身上了，工作原就特別煩複，時間又不大充裕，加上我的精神實在不足，雖然

依時完成，卻做得不夠完美。聽說尹壁兆頗受了上層一點責難。

以後看到他，雖然還是客客氣氣的，只是少了幾分平日的熱情，這事我倒也不在意。

想不到今天他竟一反過去的臉面，對我說這些話，我再心平氣和也難免氣憤的。

在船上我默默的想着，有時將視線移到海面上，看到大群大群的海鷗，在高低飛翔。牠們正在找尋食物。我只見牠們努力，可不見有魚浮到海面上來。偶然有幾隻飛貼水面。總是想，牠們的努力會落空嗎？

船靠岸時，我忽然想起阿趙來。他比我工作還久，承擔較煩複工作的日子也比我長。不過他的升職機會似乎也是渺然的。最近由於有幾個空缺，要提升幾個人，聽說開會討論時，他竟被認為只是硬幹，是個毫無頭腦的人。我奇怪怎麼煩複的工作，還是不斷交到他的手上呢。

他知道這個消息，着實憤怒了一段日子。將消息傳出來的人，很快便給調走了。

我當時不過是旁觀者，事情可以作壁上觀，還可以替他出主意，抱不平。可能我調教阿趙採取反應的話，沒多久也傳到主管的耳中罷。

阿趙養妻活兒，他不能作太強硬的抗議。

我想生活原就有那麼無可奈何的時刻。我不能對他說更多的話。

有點意想不到的，原來我也是個給玩弄的人。

車開開停停的，拐了一個彎又一個彎。我想着想着，不禁望向車外，又要到站了。

一個略胖的婦人，雙手提着重物。她原來走在我乘搭的公共車前面，雖然看到是適合乘搭的了，便開步跑起來。車慢慢地馳向車站。不過我看婦人如何努力也是徒然的了。她提着東西着實不輕，可還是努力不懈的跑。

我看到有人上車，她到底還是差幾步，沒能趕上，車便開了。司機可能在得意的笑着。我輕歎一聲，然後看看腕錶。妻該弄好飯菜了。她會先吃飯嗎？

吃飯時，妻問：

「工作又有煩惱嗎？」

我不知如何跟她說，我原是個對事業並不看重的人，跟她相識這許多年，漸漸相愛，然後結婚，我們始終沒問過對方，彼此有些甚麼好處。或許她注定要與我過一生一世沒出息的生活了。



我忽然問妻：

「你看我還有可取的地方嗎？」

我的話妻是明白的。她說：

「你是有甚麼不高興的事嗎？」

我將事情告訴她，同時問她的意見。

她聽後很平靜的說：

「你一直不會爭取機會。」

妻的話不錯。她說：

「你只懂得努力。」

在愛情上我也是這樣，因此不知放走了幾個深愛的人。或許現在的妻子，是最能瞭解我的人。我們便結合。

「你注定要捱窮，一生一世做一個沒出息的人的妻子了。」我帶點苦澀的說：「你後悔了嗎？」

「不，」妻平靜的說：「只要你快樂，再窮再苦的生活，我一樣可以過的。至於出息不出息，更沒有關係，」說到後來，她還表示：「要是你現在的工作不如意，就轉另一份罷。」其實這份工作也不是不好的。人生漫漫，前途原就是迂迴曲折的路，既然抱定不為前程着意，一點點的人事關係，到處也是一樣的了，又何必為此多煩心呢？我明白的跟她說。

「況且有你在，多少不快事也可消解了。」  
妻會心的笑了。

梅淑貞

# 雙城記



從這城至那城，距離只不過十哩，但今日，站在這裏回頭望，中間已隔了十年漫長而短促的日夜，或晨夕。

回頭望，不需要翻山越水的去看，只須面向着東北，便可看到那座壓擠了一百萬人口的都市。那都市，那條名喚投降街的木屋村，曾經在那裏作了九個月的房客，當我還是她的百萬份之一的時候。

如果不是這連場豪雨，如果不是今夕的雨竟可成災，如果不是有這個不憂亦不喜的機會坐在窗前，一扇永遠開向西的大窗，看到的儘是墨黑墨黑的夜，也不會回去那條投降街，十年前已被白蟻蟲蝕的木屋村。而十年前已經垂垂老矣的木造房子，是否早已向今年二月便已開始的風雨季節投降？

但十年前我會經有過一個朝向東方的小窗，每天清晨起來讀書，最先碰面的便是一個猶未熱力四射的朝陽；晚上時又坐在同一個地方讀書，伸進來的卻是幾張詭異詭異的芭蕉樹葉掌。那地方，自搬離後便沒有回過去。只有魂魄會經回去，好多次，在夢中，每次都同樣的



被那幾張奇怪的芭蕉葉所驚醒。

我如今居住的城，人口只有那城的五分之一，但根據市場調查，這是全馬最布爾喬亞的地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有汽車，而現代家庭的現代配備，更是無戶無之。換言之，這是購買力最強的城市。但有甚麼用，對一個城裏人，這裏並不安全，我久已忘了散步徒走的滋味。但從前，在那城的時候，差不多每個傍晚飯後都會走上走下長長的峇都律，在夜攤子前東張西望，買東西的機會不多，因為是個窮學生，但那時，那時只要能站着看看也好。看得心滿意足了，便又走去坐在黑漆漆的窗前苦讀，就這樣夜復夜的過了九個月。那時候，不會擔心過半路會被人攔途搶劫的事。

但這裏，這個布爾喬亞人高度集中的城市，車停放在收費的停車場，也會有被人打碎玻璃鏡甚至整輛車也被偷掉的危險，更不要提在路上行走了。難怪從來就不見有人在街道旁散步，也就理所當然的沒有行人道的設施。從這一區到下一區，再到另一區，再另一區，都是面目大同小異的瓦磚石灰房子，一幢幢墓碑一樣的直立着，荒涼而單調。但連這樣一個無景無緻的地方，人們也一樣可以開花結果。這裏的兒童，他們聽不見鳥鳴蟬叫，看不見樹木森林，從沒有溪流為他們濯足，不知牛羊為何物，也不會嘗過在荒山野地上放風箏的滋味，但他們有電視劇可看，有超級市場可以去逛，也有電子遊戲機可以讓他們去沉迷。而這並不是甚麼遺憾，對於這城裏富足的人們。

但一個會見過天國之門敞開的人，夜空也一樣可以看到白晝。只要朝向東北望，即使從前的錫礦場已灌成人造湖，即使鄧普勒公園的樹林已被砍伐殆盡，即使彼城如此城，亦一樣的不再安全，但十年前，我曾在那座木房子裏，面向一扇打開向東的小窗，朝朝暮暮的，在那裏讀書、遙望、寫信，以及遐想。

# 飛過千里

若 遠

讓風雪歸我，孤寂歸我  
如果我必須冥滅，或發光——  
我寧願為聖壇一蕊燭光  
或遙夜盈盈一閃星淚。

——周夢蝶

不嚮往飛翔的人為何飛翔？所謂海闊天空，就是要仰望天外那片大藍，北赴千里而求索嘛？

台北，吉隆坡，檳城，馬來西亞，一千里……並不算很遙遠吧？飛過一千里再往回看，時光卻不允許我回首。秋冬的寒風已凜然吹過，沒有人知道它低低吟唱些甚麼。一千里真的不遠，可是來去之間，可以全然改變一個人的心境：一千里，也足以改變整個人生。你問為何一個溫和的女子會剛烈與冷峻地抗拒愛而翱翔，我微微的笑了。正如年輕的少男少女，甚或一些已歷風霜的「成年人」，依



然會不甘心的問類似「難道鳥必要自焚才能成爲鳳凰／難道青春必要愚昧／愛必得憂傷」的問題。答案不會是在風中的那一種，你懂嗎？

冬風吹掠過，你可以說它是在嘆息，在悲吟，在呼號，甚或是在讚美或嘲弄萬物。我在廿歲以前做了兩個重大的抉擇，我有些佩服自己的勇氣，雖然我比誰都瞭然理智與剛強下所包藏的心靈，是如何被淚水漂洗，被時光磨蝕。我有些哀傷，也有些欣喜於傷痛後之體悟。我也許並沒甚麼義無返顧的決心，但我確實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尋求甚麼。我依然溫和，淡淡地面向幻變的一切。有人也許不甘走一條平坦的路而要以淚鑄成笑，不甘卑微地服膺於俗世的現實價值而再出發；有人追求愛與智慧引導的人生，希望在酷寒裏找尋人的尊嚴、美德、友愛、關懷、信賴；而我，一直沒有忘記，遠在那一座燈火明滅的城市黃昏裏，一群觸及生之哀憫的人如何擁抱深沈寬宏的悲願與情愫。儘管淡然，儘管仍維持一段距離，我也依然相信古老的誠愛的夢幻。不要問我爲何翱翔，你當知道飛翔是爲了回去，回去繼續那種尋求光尋求肯定尋求根的登音。

你看過流經千里的海水如何歸岸嗎？海潮世世代代莫名地喧嘩，世人也無從知曉其召喚，唯有堤岸，日日夜夜悲憫地包容其無盡的滄桑，無盡的變更。以前我愛山，也一直懷念那個海島上的山，說山是天地的大哲人，環抱無垠天地之深沉智慧；如今，只覺得海更接近心境，而愛上海深無涯的境界。潮汐日夜喧嘩如生之悲喜，有激起與消退的時候，如浪花千起或歇息，世間一切悲歡皆浮游其上，人們看不破看不透，只能如海隄岸忍耐與受苦。呵，滾滾流經千里的海水像不像無言地悲愴的淚呢？等時候來時，會不會又是一番浪花燦爛，濤聲激越而又寂滅。而山，那個所謂大哲人，只是永恒地座落大地，不食人間煙火似地漠然坐視世間萬物宇宙天地而忘言，冷冷觀看世人如何被命運嘲弄，悠然望盡世人在作無謂的追逐，在悲哀中找尋甜蜜、慰藉與希望，也在平安歡愉中預示苦難與憂患。誰又能在雲山蒼茫後得到些甚麼信息呢？

我能慨嘆些甚麼呢？飛越千里後的海和山，情深與眷戀，仍在物換星移後沉



靜地隱伏在荒涼空漠的歲月後。詩人說：「沒有驚怖，沒有顛倒／一番花謝又是一番花開」。但無始無終的命運之風，始終在左右生生滅滅的悲喜，而悲喜又總與意外相約。天邊的流雲千幻，大地的生命又何嘗不是？卑微脆弱如一根蘆葦，匍匐在命運的邊緣。虛空中會留存甚麼？流變後會留存甚麼？幻滅後會留存甚麼？在一切虛妄與空幻中，甚麼才是真實的呢？我們只有在虛空中肯定，只有在了解生命之殘缺後仍去擁抱它，學習寬容、仁愛與恩慈。在生之逆旅中，我們總有些甚麼要負載的，在虛空中追尋，在虛空中嘗試建立價值，深刻的、謙卑的、卻也是疲倦的，去愛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反正天地歲月已佈下天羅地網，生死愛恨悲歡憂喜，人類註定要接受這個悲劇，在衝擊後依然秉持寬厚高亢之情操，作永無休止的努力與喘息。

所以，我迷信着海潮世代哀歎它悲劇性的智慧與情性，自流變與虛幻中花開花滅，讓淒絕的堤岸容涵其無盡的悲愴。一個深廣的世界，前路，後路，我淡然望去，雖未卸下至深的愴痛，可是——所有的悲喜已化作生命之必須，我已能平靜地正視而未試圖抗拒。快樂也好，悲愁也沒甚麼，我皆一一接受而面對。在白茫茫的天地中，我仍仰望有悲憫的雨雪，洗清卑污與衰微的塵世，於虛空中留下些微也許不是永恒但至少能洗滌受傷者靈魂的東西……

我已漸漸明白那瓣還魂草何以幽香不絕了，也悸動於那位「以哲思凝鑄悲苦」的詩人深沉的感悟，慢慢體會到他沉摯的淒哀與深情，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的人格和操守。他說：「沒有一種笑是鐵打的，甚至眼淚也不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已懂得甚麼是甚麼了。我只想淡泊中提昇，在平實中超越，步入生命之深處，觸及大地、時間、命運和生命價值意義之所在。有一天，經過萬水千山，我與愛人在歸止於飛後重逢，歡笑或者流淚，幸福或許憂傷都不重要，只要我們的眼不再被眼矇住，只要我們看透參悟了些甚麼，那麼——無論是悲喜相窺或相背而無語，我們依然有握手相望的欣喜，在淚水洗過堅凝和清寒的顏容上，閱讀彼此心靈湛然的獨笑。或許，我們還會瞥見第一瓣雪花，緩緩飄落負雪的山峰，飄向生生不息的人間煙火，飄向古今悲歡的人間。那時，我們是不是就溘然卸手，徹悟世間一切之糾纏，拈花趺坐，淒然而笑呢？……



# 雨中行

走入雨中  
才恍然  
再快的一個箭步  
亦闖不了  
漫天的絲雨  
如此細細綿綿

撐傘  
撐得起麼  
千千萬萬水樣的柔情

怎麼跑  
走在雨中  
終需披雨歸回  
這一身的濕意  
且掛起風涼  
在雨棚外

• 多 泰

# 評王拓的寫實小說

冰點

## 「春牛圖」

王拓是位鄉土味道很醇厚的作家。

身為一位小說作家，藝術與寫實的比重必會在他的心中拔河過。浪漫一點好呢？或者翔翔實實地將他感覺過的東西映真下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隱惡揚善，崇美抑醜好呢？還是張開鷹隼之目；稟以如椽之筆好呢？這些問題或許只困惑過作家一陣，而批評家積之以批判作者，將作者歸類的結果，才真正叫作家困擾，叫文評家也進退維谷，出身負窮落後的小漁村，飽受歲月年輪的王拓，即也如此地被注視着。



我們看看王拓的小說，已結集的『金水爐』一書，我們自然知道，他的小說藝術是——以他熟悉的環境為時空背景，刻劃出人性消長的現象——這在古今中外的成名小說中無拾即是，並無特殊異之處。台灣國內成名的小說作家如張愛玲寫的蘇華煙雨之入木三分，白先勇寫台北人中沒落貴族的廣大悲懷，黃春明寫農村社會人物的人性尊嚴，司馬中原寫的鄉野傳奇，甚至國外的世界級作家，如福克納、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莫不以其所處的時代環境為經，以人情冷暖，世事逆道為緯，寫出膾炙人口的作品。

王拓的小說中（指『金水爐』一書及最近的『春牛圖』一文），泰半都寫中下階級的小人物奮鬥的經過。中等階級的如董德耀、醫生義雄、藥商經理劉昭男，任他們所處的環境中，拼命想往上爬，由於現實世界多阻礙，爬不高也跌不下，於是心中多多衝突矛盾，憤悶不滿，使在心理上預謀了許多詭計，以達其物質名利上所求所需。而描寫貧窮階級的升斗小漁民在鄉間為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為子女教育費僕僕風塵，奔波勞碌而借籌代著的痛苦經歷，描寫家鄉小民為那些都市人認為是斗筲小錢而徑徑吝守的嘴臉，在叫人觸目驚心。王拓筆下所描述的社會現狀並非完全出手我們意料之外，而是真有其事，只是我們避諱不言，拒絕深究，或者視若無睹的，王拓的寫實勇氣及努力，基於此點，應是值得嘉許的。

在一般讀者直截了當而主觀的反應上，一部描寫深刻的作品與寫奇、寫怪、寫貧窮、寫黑暗、寫人性的奸壞、寫社會的蔽陋常混為一談。對作家而言，奇怪、貧窮、黑暗、奸詐、賤陋的社會行為常是最能引起他的感性，在他作品背後，常挾帶有一份極其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對舊社會落後的同情與憐憫，對新工商社會的物競天擇的悲涼。王拓的文章，或多或少讓讀者感覺出類似的情感，然而寫實小說的危機，也隱伏在此。過度的社會寫實，常着眼於社會衝突的描述，過份着力於社會認識的深度，而缺乏藝術的深度，這是一般社會寫實小說作家面臨的最大難題。王拓曾以「李拙」為筆名在「人間副刊」上發表不少社會論評性的文章，這些文章加深了我們對王拓的認識，他對社會現象的苦口婆心，有時不免會急躁地湧入他的小說中，因此造成了文壇上的誤解。他的小說，固然不能以引起爭論的事件大小來判斷他的藝術成就，目前也難以論定。儘管王拓的作品曾經引起多大的爭端，作家本身創作動機的嚴肅是可相信。也只有相信作家本身的創作良心，討論作家在「寫實」與「藝術」選擇的方向才有意義。



王拓的「春牛圖」異於他這段時期以前的諸篇，小說的背景不再是八斗子一偶，而是繁華繽紛的台北市區，小說的人物不再是漁民鄉民，而是工商業社會下的公司經理職員。由此可知，王拓的脚步聲正由漁村的泥土走到都市的高樓大廈來了。「春牛圖」裏，王拓的觸角已擴大了許多，藥廠、藥局、製藥公司、醫院，都點到了。我們知道，背景空間的拓大並非代表作者視野遼闊，但對王拓而言，我們欣見於他的這一番嘗試。

「春牛圖」可算是一篇中篇小說，洋洋三萬餘言，全文分成五章，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八天才刊畢。故事依時間嬪遞順序敘述，其梗概是說一位白手起家售藥公司的年輕經理，因看不慣當初的合夥人——他現在的上司董事長邱德彰的刻薄下屬，魚肉職員，在一次衝動的爭辯之下，憤而求去。沒想到去職之後，高既不成（被董事長的謠言牽累），低也不願屈就，後來由於現實問題所逼（孩子肺炎），不得不謀求下策，答應朋友販售春藥，兼營推銷賤業。故事劇情本無特殊之處，最重要的是作者安排了一位藥師、外務員，周旋於藥商、醫生之間，把一般涉世未深者所未能親身經驗及醫藥界的黑暗現象「公諸於世」。

## ● 第一章

「春牛圖」的故事從劉經理的憤怒陰鬱開始寫起，套用我們的公式，應該說是從「面臨現實的阻礙」著墨，至於主角的理想抱負，則藉着故事的鋪展，劉經理面對現實矛盾的外在行為及心理變化，以及一小段的回憶等等技巧交待清楚。劉昭男的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在回憶老板邱德彰的桀厲狹滑的言辭中點了出來。令人難過的，他的理想，並非甚麼造福人群，服務社會鄉梓的知識份子所抱持的理想。

「哼！竟然叫我幹起外務員的工作，而且，事先連個招呼都不打。：甚麼人手不足，又不是昨天才發生的事，兩三個月了，老是不肯增加收入：：：：：。」

從這一段話，明顯表示出劉昭男已被商業習氣磨蝕得「大我」的理想已無，而且前尚可找得出的理想只是為自己的利益盤估，為維持自家生計而銖銖計較的「小我」式的想法，也許還勉強可以稱得上理想的只時第四大段寫的他 and 老板當面衝突的近因：看不慣老板的剝削



刻薄。但在這點上，公司職員的利益和他是息息相關的，爲職員喉舌也等於爲自己的勞力過度支出抗辯，所以說劉昭男的小我式理想並不如何特殊，此爲顯而易見：當今社會大部份中產階級的腦中，所謂理想多已腐蝕乾淨，而剩下那一點維持生存的理念卻又常和現實發生衝突。

人是不易滿足的，不會安於固定的有限的職位與薪金。劉回想起邱和他創業時所下的「口頭」上的諾言，而至今不僅尚未踐約，反而百般刁難，有意推卻，甚至於講出如此口蜜腹劍的話：

「這兩年，公司雖然有一點成長，但是事實上卻沒賺錢，這是你很清楚，我把家裏的土地和房屋都押給銀行了，賬目一條一條也是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分給你三分之一的股份，反而可以減輕我的負擔，但是卻要你負擔三分之一的債務，呃呃，我無論如何是不忍這樣做的。……除非公司賺了錢，再分你三分之一，否則，呃呃，我反而是害你了。……」

其實，依劉的估計，近五年來，公司至少成長了十倍，但員工薪水從未調整過，爲此他不如和老板爭論過多少回，但都被打了回票。此時劉給讀者的印象仍是個具有商業理性的人物，而非酷嗜金錢，唯利是圖的老板，因此讀者的同情心便焦點在劉的身上，依照人的是非觀，很容易瞬時判斷劉與邱之黑與白。

對劉而言，也可以說對諸多的公司職員而言，和老板之基於「利益」的衝突、爭辯，成爲永無結論的喋喋，劉不得不捫心自問：這麼努力工作到底爲了甚麼？公司是人家的，還不是替別人賺錢罷了。這句話道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商業社會下難以解決的一個死結。人並非永遠是自私自利、不輕言犧牲、互相壓榨的，一旦外在事件挫折到一個人爲生活所作的奮鬥後，人的這方面本能便油然而生。任何社會都免不了這樣的潛藏因素，但在利與利的衝突機會特別高的社會中，這樣的人性也許是最令人恐懼、深懷隱憂，卻不得不耳濡目染的。「春牛圖」中所環繞整個故事軸心而運轉的，便是這個商場上的弊端：利與利的衝突。令人無可奈何的，從頭貫徹到尾呼應的一點。

第一章後段作者很突然地安排了一位稍具戲劇性的人物——趙秀燕出現，趙的出場，正如文中「管人事的黃小姐突然走進經理室，後面還跟着一個長髮，身段姣好的年輕女人。」



所述一樣突然，故事的主幹，從劉的心中不滿到後來與老板一言不合，拂袖而去的這一情節，單單描述其心理變化的過程，便是以構成一篇小說，但卻不是一篇精彩的小說。因為如此單向發展的情節，在小說內容的多面性上是嫌不足的。因此王拓安排趙秀燕的出現，活潑了整篇小說的劇情，使原本孤立的主幹多了一樹豐富的枝葉，同時也再度將其社會寫實的企圖暴露出來。

## ● 第二章

小說的第二章，寫的是劉經理偕趙秀燕到各大醫院及中盤商、西藥房照會的經過。有了趙秀燕的參與，本章委實生「色」了不少。當劉經理帶趙小姐進入醫院門診室後，羅大夫色眼迷迷的表現，很叫人為她擔心。王大夫說的：「羅是最喜歡照顧人。」便是一副居心叵測的樣子。劉經理說：「只要您大醫師肯多照顧一些，我們趙小姐一定會報答您的。」更叫讀者忐忑；這簡直有點像人肉市場嘛！爲了推銷公司的產品，藥方以美色爲餌，而醫方則視之爲必然，此類似人肉買賣的生意，似乎已成爲醫藥界某些人士心照不宣的眞事實。此外，以紅色買通主任的口舌，以期在醫院的藥品審查委員會上得以安全過關，也揭露了素來爲人詬病的醫生收紅包的內幕，王拓在描寫上，並不諱言這些。

跑完了公立醫院之後，接着就是跑中盤西藥商的路線，如劉經理所說「公立醫院醫生不必考慮成本，不必講求利潤。反正是公家的錢嘛！但中盤商計較的是成本和利潤。」所以做生意的方法便又有所不同。我們看到劉經理所推薦的生意技巧竟是與社會風氣完全背道而馳，非僅妨害風化，反而有助於社會淫邪滋長的黃色月曆與書刊。

這一段栩栩如生的精彩描述應叫人震驚的是，醫師及藥商的形象叫作者給一筆擊得粉碎。這個社會好的醫生及藥師並不少，如作者所描繪的醫生群像也並非全無，這是無庸置疑的。任醫界如商場的趨勢之下，過去我們對醫生懸壺濟世，視之華陀扁鵲的崇敬印象，必也將隨着他們涉足舞場，交際應酬等社會商業習氣而驟減，醫生如商人的事實只是這個社會的一面而已。



前面提過，「春牛圖」並非專以揭發醫藥界的黑暗面爲主題，而應該說主題在描寫一個經理如何在現實社會中墜落的經過，只不過作者取了醫藥界這樣的背景而已，對如此一個深具意義的題材，作者如何在描述方面添枝加節，賦予一種新的文學生命，便是作者的技巧功力。全篇作者所下功夫最多的這一章，最引人入勝的也是這一章。我們注意這一章裏面，作者所用的語言全是對話，以及言談的動作及場景的轉換，至於內心描述，可說是：「一句話也不說」。作者有意藉這種行爲的客觀呈映，讓讀者自己批判置喙。不如內心的描繪，即不加內心的描繪，即不賦予或強迫讀者同情的機會。王拓在這一章的手法相當 *fine*，諷刺味道十足，但一點也不尖酸刻薄。諷刺的對象除了淺顯的醜陋的醫藥外，主要還是這個商業味道濃厚的經濟社會。他或許認爲社會制度是引起各項社會病態弊端的原因，誠如劉經理所說：「生意場裏就是那麼回事，說穿了不過是酒色名利而已。」多麼冷酷精闢的一針見血！

劉經理的理想挫敗貫穿了全篇的主題，此章內亦有類似的另一個小主題。同樣是受制於現實，向現實生活妥協的事件。前面提過趙小姐的出現很突然，其加盟公司的原因後來交待說是需要養家，因她是老大，下面有三弟一妹尚在唸書，而父親退休，家中無人賺錢，當外務員的某些不宜女性參與的生意及需要賣弄一些女色的特殊技巧，她都學得很快，令人愕異，理想與現實尚未經過衝突，她便接受了妥協，這便是生活擔子的壓力。雖然她也講過一句話：「唉！白白唸了這許多年書，竟然、竟然……噯！沿街賣起這種東西來了。」這句話在當時生活環境的波濤洶湧下，也只是激不起別人嘆息的一顆即將湮沒的泡沫罷了，趙與劉同樣是爲生活而不惜走此下策，一個賣口弄舌，一個兼售女色，在此章發展上，成了小小的對比。除了諷刺商業社會外，作者安排衛生器材及藥品名，也用了極其戲謔的命名：治白帶的藥叫「得利可死」，利潤得到了，死而無憾，強烈影射商場上不擇手段的作風。「樂得死」除了消炎止痛外，日本人還稱他爲「男性的口紅」，據說可以使男人在做那種事時更持久，更耐戰，還可以增加男性的氣魄！衛生套本來是避孕用的，當着趙小姐的面把它吹大了，還用手在那勃脹的橡皮套上示範地上下摩娑着，說：「女人那個地方最敏感了，保證讓她噯噯叫！又安全！又爽！又樂！」既爽又樂，所以叫「爽樂」，真是何其淫穢！作者把一般人在公共場所所忌諱吶喊的性方面的藥用品，如此直搗虎穴地披露出來，還冠以這般戲謔的名稱，算



是別有用心。這些藥品算是一項伏筆，後來劉經理走上賣春藥的路，以及本篇之名『春牛圖』，都和本章敘述息息相關。

這章最後寫趙和劉從藥商店裏回去，路過中華商場景色開始灰鬱而詭魅起來：

「汽車沿着一條條熾亮的燈火飛馳着，把漸漸黑暗的街道穿梭成一面支離破碎的網……隱隱約約地似乎又有許許多多微弱的人聲在吱喳、吶喊着。街上每一張臉孔都顯得陰陽不足……」

趙秀燕所看到的劉經理也是「覺得模模糊糊……灰灰黯黯的，滿臉的陰鬱。」顯見故事的安排，即將進入低氣壓的悲涼。最後一段「一列南下的觀光號火車和劉昭男的車子平行地，呼嘯着在鐵路上飛馳，轟轟隆隆地，把汽車裏的人聲都淹沒了，而汽車在黑暗中，轉了個彎，也飛快地消落在西門町熱鬧的紅男綠女的人聲與車聲的浪潮裏了。」是否也暗示着劉經理和趙小姐，也將在一項比觀光號更大的壓力之下，逐漸陷落而淹沒……？

### ● 第三章

這一章裏，藉着公司一位職員的辭職，使得劉經理與董事長之間的爭執更加百熱化起來。公司本就人手不足，如今有人走掉董事長還瀟灑自若地批下：請設法調派人手，北二區業務需如期完成！」也怪不得劉經理要捶胸頓足，極度氣憤之下，竟以為邱德彰在逼他走路。此時劉經理也使出他的殺手鐮：把一批公司的文件資料拿出，忿忿之下，找他的同學楊律師去了。

關於公司職員陳志武的辭職原因，王拓把它安排為因為不堪市立××醫院方醫師的曖昧行為，有點令人奇怪。同性戀的事件，在這個社會是傳聞而不易見的，有的小說把它當成主題或當做故事的背景來寫（如白先勇的『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在本章作者只作了浮面的敘述，「醫生也搞同性戀」，如此交待而已。他的本意也許只是把他所見的現象蜻蜓點水一番，我們從前後文來看，同性戀這一段小說結構上並無絕對的必要，此點易使人懷疑王拓誇張了所看到醫療界的陰暗面。我們假設這篇小說當初在作者腦中已醞釀好一則骨幹，劇情



及佈局大致已安排妥當，餘下的只是事件的敘述渲染問題。我相信貯藏在王拓胸壑中的衝突事件必不少。從第一章的醫生收紅包，第二章藥商的黃色電影，醫生吃定女外務員……，以及這章的同性戀，一連串攝人的於社會道德所不容的事件，於小說中糾結湊集，使人覺得王拓的苦心積慮，一種揭發的激烈情緒正燃燒其筆桿，王拓的社會改革意識又浮動紙上。理想主義的情緒化，比較用心的讀者應可看出他的蓄意安排。一直被群眾視為神聖的醫藥界已被形容為送往迎來的商場，不僅具有商場的規模，而且入商業的殼窠之內。然而，對這樣的問題，一般的讀者是否能客觀而審慎地來檢討。是值得懷疑的。在這裏，我們就發現一項事實：社會寫實作家與社會改革的身份常是重疊的。在寫實作家的作品中暴太多社會批評的企圖破壞了小說的藝術價值，「春牛圖」就有這類的缺點，這也是王拓的小說技巧有所不足的地方。另外，小說貽下了一項值得擔憂的問題：社會陰暗的揭發對淳樸的人心是否具不良的作用？黃春明的小說亦會如此被討論過，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難確定，或許我們只能說：「其後果和作者社會參與的程度成正比。」如此而已。

套用我們的公式，劉經理正處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等待一場暴風雨的發生，便可決定劉的去留問題。事實上衝突在劉經理的心中，只是變成個人利益盈虧的抉擇問題，變成一種商場上的廝殺，實則毫無理想的崇高成份在。

## ● 第四章

在華倫公司的業務檢討會中，邱德彰嚴厲批評了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員，此時公司的外務員儘管不平不滿，也只有忍氣吞聲，為維持自家的飯碗，再不滿也不能在董事長反駁了一場正義辭嚴的話。劉或已決定求去，便可不顧後果，大事韃伐，這時的劉經理，在讀者眼中，成了一位勇於對抗逆境，勇於和現實反抗的英雄人物了，連公司的職員，都很激動地銘感着劉經理為他們叫屈的果敢，甚至還慫恿劉經理自己出來當經理。

儘管外務員的舵已轉向劉昭男這方來了，劉昭男仍很理智地想着他的決策：

「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只有有資本有金錢的人才可能賺錢，否則，即使有再高再好的能力也只能替人家拿皮包，領薪水而已。」



這段敘述無異是王拓對當前經濟制度的體認與不滿，因此，故事從一段英雄人物的高潮中，又漸漸滑入一種極低的氣溫，劉昭男有點後悔不該這樣莽撞地和邱決裂。畢竟，從客觀的計量上，他這一手是佔不了多少便宜的。

果然，隔天，公司員工的心又被薪水調整的利誘通通收買回去，劉經理便被孤立了，完全全被孤立了。這樣的變化，誰都料不着有這麼快的！劉經理又不可遏抑地直衝董事長找去，一不小心，「碰朗」一聲，把一個煙灰缸打翻到地上，當然，他的工作也了了。

這幾段波潮起伏的人性的變化，寫得很是扣人心弦，王拓最擅長描寫的便是在經濟社會的利益衝突下人性的扭曲變化。公司職員的見風轉舵，劉經理的內心寫照，在在都支持這個說法。

劉與邱後來私下經過幾次談判，始終沒有談出結果，結果互相攻擊，不斷爭吵，最後兩個人都累了。還是昔日同窗韓旋勸說的，才講妥決裂的條件，而雙方都認為自己是被對方給利用了，出賣了，利之相爭，必有一傷，又豈止一傷而已？

## ●第五章

劉經理離開華倫公司後，該又是一個理想創業的時機吧？

其實不然，創業缺乏本金（王拓連價錢都寫出來了）找職業則似乎被邱德彰所傳播的謠言斷了生機。所有老朋友的笑臉都在談及合作生意時凍成了很奇怪的沉默反應，到處碰壁，到處受挫，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家中的餘款也逐漸見絀。劉昭男正在痛恨邱的陰狠毒辣，此時高老板藉機把握住他的弱點，大灌迷湯，先痛罵邱德彰的陰狠，再邀請他合作生意——銷售春藥。

開始時劉昭男以法律不容拒絕了。劉昭男仍舊蠻有骨氣的，但是王拓安排他的兒子在此時患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保證金一萬元，於是劉昭男似乎步入絕境，無計可施了。這樣的安排有點意外，也有點俗氣。但是現實社會要把劉昭男逼入困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一章王拓寫得相當令人驚心動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商業社會的殘酷，的確可怕，只



是劉昭男的兒子，在這個節骨眼裏發生肺炎，豈不太巧合了些？

一步一步地，劉昭男被逼向絕境，在湊不出一萬元的保證金之下，劉昭男終於向現實低頭了，眼前僅有一條路——答應高老板的條件。向高老板借來兩疊鈔票驅車前往醫院，劉昭男一手緊握鈔票，一手握住方向盤。他感到手掌沁冒汗，心中有陣陣的痛楚，嘴巴苦澀，發出惡臭。他覺得四肢冰冷，全身陰陰的寒意升起。這些，似乎是必然的結局，只不過王拓沒有說明他的下場，只用「一條冷汗冰涼地沿着他的肌膚緩緩地自腋下滑了下來」收尾，點到為止。至於邱德彰這個代表工商經濟社會的資本家，他的落敗當然不太能，王拓也不用多費筆墨去寫他了。

劉昭男最後走上賣春藥的路，和前述推銷「樂得死」的情節有關。前面的伏筆，造成後來他的走上歧路。王拓之取名為「春牛圖」，就是寫劉昭男如何走到販賣春藥，成為「春生」的經過。「春牛」這名詞，自此以前從未披露於報章雜誌上。賣電影票有「黃牛」，賣血液的有「血牛」，賣春藥的大概就叫做「春牛」吧！王拓目睹此社會現狀，自己鑄創一個名詞「春牛」，也算是別具匠心了。

## ● 結語

「春牛圖」一篇並非王拓的最佳作品。主角劉昭男的行為並不能引起讀者太多的同情，至少比起「金水壩」中的金水壩的母性來便遜色了些。王拓太着急於複雜的商業經濟行為所加諸於人的壓力，使得人性在極度的壓縮之下徒然成了類似機械的無情，這些商業行為所扮演的角色愈沉重，則人性則更扭曲、更冷酷，表現在小說上的更是冰冷無情了。這樣的小說，讀者讀過一次後除了產生暫時的震懾之外，是不會有回味無窮的感覺的。

王拓在小說中提到幾個現實社會中相當響亮的名詞：如「王永慶」、「三軍總醫院」、「馬階醫院」……，甚至在籌資時連市價「三百萬」都提出來。一般的作家，面臨特殊的人名或地名都會造個假名帶過去，王拓之故意採用真實的名稱，我想是出自於他欲寫史的態度。唯有在體認他這種寫史的真誠態度之下，才能確定王拓所慣行的社會寫實路線，其用心是諱

諄再三，鏗而不舍，其內涵乃是一種社會使命感的自覺，其目標乃在於社會之改革。當然其所收效，容或不能針鍼世人，移風易俗，甚或招惹起不少誤會，其用心之誠苦，是不能以某些政治理由或較令人敏感的政治名詞來一筆抹殺的。

王拓或許不是一個一流頂尖的小說家，在文字技巧及小說技巧他仍有十足之處，身爲一個社會寫實主義者，或者一個社會批評家，王拓有他獨到的見解。過度的社會寫實，抑過了小小說的藝術價值，表現在「春牛圖」上的，給人的就是這個感覺。

「春牛圖」類似的背景體裁，在台灣未嘗有人寫過，王拓身先士卒，我們猜想他個人應該涉足了醫藥界甚深，才可能寫出如此的文章。前人未曾著墨過的題材，總是值得一試的。本篇的討論，也多重於此。不過，這不是王拓最好的小說，我們期望他能夠寫出更有藝術價值的作品來，至於王拓日後的小說，是否將朝這個方向走，這就看王拓本人對小說藝術觀如何確立了。



鄭百年

# 根的文化



百年專欄

抵台後的第二天，我們立刻參加此地宗親諸系學會為我們安排的節目，包括開會、族譜參觀、微捲閱讀及晚宴。

家譜學會在這裏推展探訪蒐集的工作，已經有三、四年的歷史了；光是幾個地區，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挖出」四千多種家譜族譜，蘊藏量之饒富，真叫人羨慕。根據宗親譜系學會的估計，只要再繼續「挖掘」，三幾年後，種數肯定會再增加至少半倍以上。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要視根的民族，如果家譜學會把計劃延伸到中國大陸去，所能獲得的數量，豈只於區區一個小台灣的千百倍。前幾天在香港，就聽到一位來自上海的學者說，光是上海市立圖書館，就珍藏了二、三千種，其他南京、北京及武漢等地，更不必說了。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發現根及重視根的民族。在他們的文化裏，有一種代表根的源頭的東西——姓氏，恐怕是亞洲以外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日本、越南及韓國等民族也有姓氏，不過，他們不但比中華民族來得晚，而且，還是受他們的影響。根據古籍的記載，黃帝一共生了二十五個孩子，其中十四個被賜有姓，另外十一個「德薄不錄」，無姓可言；在那十四人裏，有兩個被賜與黃帝的本姓（姬），所以，所謂十四人，實則只有十二姓而已。黃帝是



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距離今天已近五千年，在那麼悠遠的時代裏，他們就已經知道用姓來作爲傳宗接代的依據了。

說中華文化是根的文化，說中華文化是由成千上萬的根錯綜複雜地組織成的，恐怕都不會是夸飾之詞。

先從個人說起罷。所有炎黃子孫，都必定有一個姓氏；這個方塊字，就像你身體上的血液一樣，是絕對不可分隔的一部分。遠在你還沒誕生之前，它就像一個無形的符號，烙印在你的老祖宗的額前，然後一代傳一代，你呱呱墮地，就從父親的手裏接過來，印在你自己的額上，公告世人；成親生子後，你不但將它別在你太太的胸前，以示名花有主，還將它交給你的孩子，以期萬世相傳。它是你這一族的註冊商標，你可以改易名字，但是，你不可以換一個樹頭，另認他祖。如果你有家譜族譜的話，你可以追本溯源，從葉找到枝，從枝找到幹，再從幹找到最終極的根；如果你沒有的話，那也無所謂，只要和你的商標相同的，準是同一條根同一株幹的花花菓菓枝枝葉葉，不是三百年前，就是一千年前。

提領這個商標，是一件莊重嚴肅的事情，在你這一生當中，你必須認真對待它，而且，還得時時刻刻體認它的存在。你要奮力不懈地去發光，照耀其他的人，表現你根源的品種的優越，讓家人頌讚，讓旁人稱羨，光爾宗耀爾祖，爲全族帶來光彩。農業社會大多數是一姓一鄉，同鄉的人幾乎都是一株樹的種子，所以，如果你在事業上有甚麼特異的成績的話，全鄉都沾光升天，「吾鄉之光」絕不是句虛語。中華民族五千年前都是一家親，所以，「吾鄉之光」「吾族之光」順理成章當然可以寫成「吾人之光」「吾國之光」了。相反的，如果你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丟臉的不只是你自己，你的家人及先輩也被你侮辱了；司馬遷當年慘遭官刑後，「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甚至於「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有些人甘做敵人的奸細，賣家賣族，一生見不得人，最後只好一面遷居他鄉，易地爲良，一面改名換姓，以示一個毫無來歷的人。這些，推究其原因，不外自己行徑有辱祖宗，良心上愧對先人。

如果沿這條思路想下去的話，就可以發現，你的行徑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你必須向額前的商標負責，向整個家族及鄉邑負責，你是來有所自去有所踪的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你



結婚生子，是爲全族全鄉，所以全族全鄉必須參與；你和鄰邑的異姓涉上糾紛，甚至於動起干戈，那是兩個大家族的事，鄉邑械鬥意味着即將爆發；你幹壞事受處決，遭殃的不是一葉一枝花而已，而是連根拔起地夷門滅族，甚至於異姓朋友也數在內。古老的中華文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可以瞭解一部分了。

其次，就個別社群而言，也未嘗不是如此。

一個大家族，就等於一個小國家，你看紅樓夢裏的賈府，地廣人衆，和春秋時代的小國有甚麼不同？而賈政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在這個國家裏，個人只是一片葉子罷了，地位不但輕微，而且也沒有獨立自主的可能性。在鄉邑裏，你活動於自己的家族內，予取予與，一切都自足。出外謀生經商，你考慮搭上線的，首先是你家族裏的人，同姓同宗，可以推心置腹；其次，是和你同方言的，雖不同宗同族，總算是同邑同鄉，還可稍稍寬心；如果既無同宗，又無同鄉，雖然滿街都是膚色相同的人，你還是覺得人海茫茫，伊人不知在何方。血緣性及地緣性的會館到處林立，不管在中國本土，或在海外，恐怕就是這個道理了。說華人的生活，在根的文化裏，實在並不誇張。

如果這條根有一兩個人向海外拓殖，那麼，這個大家族大鄉邑就好像鉤子掛上對岸似的，紛紛順着這條繩索，攀緣過去。最後，你會發現，這個新的拓殖區的華人，竟是由一條一條不同的根組織而成的。咖啡餐館是海南人獨攬，腳車機車修理是福州人的天下，京菓雜貨是潮州人的地盤，而樹膠買賣卻又是福建人的獨家生意。涇渭分明，令人嘆爲觀止。

任何樹枝及樹葉，都必須歸根，對他們而言，孝道即是歸根的實踐。祖墳及宗祠，是你家族的力量來源，也是你家族團結的象徵。中國社會安定的維持力量不在國家的法律，而是在家族；個別家族必須培養淳厚敦樸的禮俗，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長，使人不獨親其親子，那麼，國家自然安寧平靜了。禮俗的成敗，完全繫於孝道，完全基於枝葉的落實歸根。

個人及社群是如此，國家呢？

民國以前，中華民族其實並沒有國家，有的只是朝代而已。儘管大學裏說過「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且，後來儒家也一致推崇，讚許爲讀書人的最高境界，不過，這裏的所謂「國」，依然是指朝代而言。朝代是個別家族所擁有的，漢朝是劉家天下，唐朝是李家天下，



宋朝是趙家天下，是你憑武力打出來的，所以當然是你的私人產業。漢高祖劉邦在生時，就再三囑咐他的大臣：「不是姓劉的，不准封他爲王侯。」把國家當作劉家財產的慾念，完全暴露無遺。所謂國家云云，不過是朝代，以根依據的朝代而已。

如果皇帝換成另一個姓氏，那就表示易朝換代，和先前那一朝完全是不同的一個「國家」了。如果有人想揭竿起義，推翻「今上」的話，當朝的皇親國戚都得協力鎮壓，而且，也會被視爲「叛逆」「流寇」，因爲天下是私人財產，焉可掠奪？西漢被王莽所篡，劉秀就必須奮力，以便奪回劉家的「天下」。東漢滅亡後，只有蜀國被承認爲「正統」，因爲蜀主劉備和東漢同姓。這些，無不一再地說明，中國只有朝代，沒有國家；而這些朝代，實際上就是根的文化的集大成，根的文化的最大組織。

最有趣的，莫過於天下大亂之際，在那個時候，所謂群雄逐鹿中原，其實就是根與根的互相殘殺和鬥爭。他們各自拖着長長的樹根，把張良、蕭何及韓信等人捲進去，把范增及項莊等人捲進去，就好像拖着巨龍的長尾，滾動着汹涌的風塵，翻騰着澎湃的人馬，披堅執銳，嘶喊狂吼，互相摧毀，彼此殘殺。從黃帝、炎帝之戰開始，就是一個姓推翻一個姓，一支根鞭撻一支根，一條龍尾壓翻一條龍尾。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才結束了這種朝代互易、姓氏相殘的局面；然而，卻有多少人不過癮！滿心的不愜意！

此外，某國家族取得政權後，往往可以把自己的姓氏賞賜給大臣們，受賞賜者不但可以名正言順地「數典忘宗」，「跳槽」爲國姓大爺，而且還要以此爲無上的榮耀，大事宴客。西漢早年，婁敬有功於漢室，高祖賜他姓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時，縱使所賜者跟皇室不同，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殊榮；明代宦官馬三保，有功於明室，成祖賜他姓鄭；雖然不是國姓爺，是皇帝親自點名封賜的，誰說不長高三呎呢？

從上面這些事實來觀察，你能夠說，所謂「國家」者也，不是一個姓氏的家庭事業嗎？中華民族根的發現固然可以追溯到黃帝的身上去，不過，黃帝似乎沒有使它成爲文化的凝聚力量。許多學者都把這份功勞歸到周公的身上去，這當然沒錯；是周公，建立起大宗小宗的制度，規定只有嫡長子才有權利接任先人的地位和產業，上自國君，下至王侯，莫不如此；是周公，通過大宗小宗的制度，把血統從文化裏檢出來，當作是團結的表徵和依據，國



就是家，家也等於國，不同之點只在於大小而已。有一次，有人問孔子說：「你爲甚麼不去從政，以便治理國家？」孔子回答他說：「古書上說過：『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才是真正的孝。』只要我在家庭裏推行孝道，也就跟治理國家一樣，何必一定要去當官從政呢？」家和國不過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孔子的話就是一個明證了。所以，說周公是以根爲文化的始建巨人，恐怕沒有差錯。

其實，夏禹也是個值得注意的人，因爲他是中國第一位把天下私有化的人；天下既然變成私人的財產，如何使這份財產永遠在你自己的手中，就必須多多講究了，當然，夏禹沒建立大宗小宗的制度，根的凝聚力還沒完全鞏固，這是他遜色於周公的地方。

周公從朝廷做起，推行大宗小宗的制度，王侯乃至於士庶人，都莫不競起倣倣，根的文化於是就逐漸建立起來，成爲中華文化的特質。

想到這裏，我不禁對宗親譜系學會另眼看待了。當年在台大求學時，我參加了孔師德成教授爲他長子舉行的婚禮，考古學家李濟之教授是證婚人，他劈頭第一句話就說：「孔子及孔子的後代，是中國第一世家。」至今記憶深刻。我想，宗親譜系學會應該是中國第一學會，不管從歷史背景或文化淵源來考察，這種稱呼是很恰當的。

六月十日抄



# 爺爺的匾

林若隱

他回到家鄉的那個黃昏，小弟就舞着西天那一輪落日嚷道：「好圓！好圓！」他抬頭，即見兩隻血紅的臂慌忙的抓緊那塔狀的閣樓。

小時候就常見爺爺獨自一人，坐在前廳那躺椅，摟着一隻布娃娃指着閣樓喃喃說道：「喏！爺爺手筆的匾裹起來了，裹起來了……」他聽不懂也無頭緒。又一個黃昏聽見爺爺嘆道：「沒有匾的橫樑要壓下來了，壓下來了……」爺爺的異行，阿姆用好多理由給註釋了，好像「爺爺瘋啦！」但他忘不了那一次偷着上閣樓所看見的方匾，一塊血紅的布裹緊。他沒拆着。

小弟今年才十歲，爺爺十二年前去世，那年他十三歲。爺爺是因阿姆燒了那一隻布娃娃才病逝的。

他沉思着走進屋內。



抬首。兩隻血臂伸向前廳的橫樑，一個清晰的血印在張開。  
他驚愕，一種無形的力量叫他衝上閣樓，他喘氣，不住的抖，不住的驚惶，無肋的撕去那塊抓緊着匾的血布——

## 家 傳 禮 詩

前廳。小弟在玩着他帶回來的機械怪人。西天一片血紅的暮照。

# 百年老路

不久以前，加拿大放映了一部電視片，名曰金山。那是講述早期華人來加所遭受的歧視虐待以及遭遇到的艱難困苦。身為華人，緬懷往昔，不免黯然！從前讀馬來亞歷史：華人開荒，平均每平方哩要死去若干人。在美加，修築橫貫東西的鐵路，平均每哩也要死去若干華人。華人的血和汗，灑遍了世界每一角落。

那些在北美留下來的，不是開洗衣店，就是開餐館。加京一本華人雜誌中有人寫詩：飢寒交迫走金山，築路淘金生活難，瘴氣襲人死八九，母望兒歸難更難。多少犧牲鐵路通，華工失業嘆途窮，血淚建成新商埠，排華何處得身容。華工徘徊鐵路旁，又飢又渴往何方，替衣洗衣操賤役。習慣年來變內行。做廚洗碗下等工，就業維艱百變通，著名菜譜有雜碎，時到今日大興隆。

我廿多年前來美，還看見一些華人洗衣店，多是洗襯衣短褲之類。如今洗衣機家家都有，還有用銀角洗衣機店。華人的這一條謀生之路便絕了。

至於餐館，「雜碎」已不流行了。有些洋人乾脆把豆芽叫成雜碎，只有賣店還以雜碎為總召，加上糖醋排骨蛋卷芙蓉蛋之類，還有炒麵炒飯，千篇一律。仍有一些固定的顧客。有些外賣店更包送。五元八元的交易，免費道上



門，還可用信用卡！人家意大利的烤餅，也是外賣包道的。爲此一來不僅是華人彼此之間的競爭。開外賣店的，多是夫妻，有些再加上父母或兒女。從上午十一點開店，開到午夜以後。如果不是以店爲家，那就難了。這樣辛辛苦苦若干年，也許賺了點錢，便正式開一間餐館，不然只有株守外賣，終生在充滿油煙的廚房中度過。

在北美的大都市，當然有大的華人餐館。那些餐館就和星馬港台的相似，廚司也多是港台高價請來。渥太華有間出顏的台灣廚司，真正是大廚司。他自己帶來一口小鍋一把鍋鏟，專門炒！別講切肉切菜，連每碟菜要用多少肉多少蔬菜，都由助手一碟一碟配得好好的。這些大廚司，都是師徒相傳，而且是秘傳，跟着就有許多迷信。大廚司一定在廚房裏吃飯。那怕大家趁生意少的時候，在餐廳一起用飯，他也只坐一下應應景，仍然獨自捧着飯去廚房。還有就是一個大菜碗盛滿碗的飯，吃幾口就倒掉。有意浪費。大概是所謂「有吃有餘」罷！渥太華的華人，大約有兩萬，大小餐館外賣店卻有三四百間。多倫多有幾十萬華人。聽說每週有新店開張，也有舊店關門，自然並不奇怪。

當我退休來加時，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勸我夫婦開一家店子，賣點家畫紀念品之類。前面開店，後面住家。或是樓上住家，樓下開店。有生意來就做生意，沒有生意時自己看書繪畫寫字。問題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北美城市分區甚嚴，住宅區不得開店，商業區甚少住人。還有：做生意要本錢、要辦貨、要進出銀行、要記賬報稅、……這些都是我視爲畏途談虎色變的。另外有朋友勸我們開餐館。有資本就來個大規模，不然就是夫妻飯檔，自己的吃和招待應酬都解決了。我的反應很快：生意太好就繁忙，生意不好就煩苦；全無是處。

我的兒女們都在渥太華集中了，也就是第二代華人。他們（雖然不是本地生長的ABC——美洲土生華人，）都有本地的資格，可以擠入高層白領階級，如教授醫生工程師之流的專業人士，不用再洗衣店或賣雜碎。他們是雙工，夫妻各有職業。我們既要樂享天倫，又要含飴弄孫，順理成章的便成爲管家和嫗姆。有些朋友羨慕我們（可能他們與兒女有代溝，求之不可得），有些朋友勸我們何必再爲第三代作馬牛？我們一方面是富有傳統的大家庭觀念，另一方面想讓第三代能由我們以中華文化來陶冶。

前年四女一家由檳城移民來加。他們夫婦都是在紐西蘭深造回大馬的。女兒學化學，在



某海產公司做過化驗師，女婿學經濟，在某金融公司做內部查賬。他們的學歷經歷在加拿大毫無用處，一切要從頭開始。想不到他們厭倦了白領階級生活，便另起爐灶。女兒在一間華人餐館做招待，女婿在洋人麵包廠發分發。收入倒也有八百一千的。這類工作等於是努力的，不需用腦傷神，工作也沒有壓力，連同事之間的勾心鬥角都少有。自己能夠把士大夫的長袍脫下來，北美洲的人是別管人家閒事的。

他們的兩個女兒沒人照顧，我便自告奮勇。他們住相當高級的公寓，生活的享受和白領階級相比，亦毫無遜色。匆匆已近一年。

四女在行識行，便有人向她兜售一間餐館。兩夫婦商量：為人作嫁，終非上策，於是便走上了百年前的華人老路；只是方式卻完全不同了。

於今已是電氣化和科學化。廚房的爐灶，三口大鍋和兩作炸鍋，焗爐，四個火頭是燒煤氣，而且是自動的。一間大冷藏室，其正有一間臥房那麼大。雪櫃，冷凍酒櫃和微波爐都是用電的。絞肉機榨乾機保湯器之類，應有盡有。原來的餐館老板是兩人合夥，因為意見不合要拆夥。賣了一年，無人問津。只好削價求售。他們着重在外賣而且包送，人工浪費太大。他們是傳統的餐館出身，對於這些用具的購置、使用和修護，都缺乏經驗。一間以外賣為主的餐館，根本無須這麼多的廚房用具。

四女夫婦承頂下來（因為房子是租賃別人的）之類，全家總動員。另外三個女婿，一個是電機工程師，一個是機械工程專攻工業冷氣，全部派了用場。用化學藥品將積穢油污洗刷一新。電力重新檢查調節，冷藏設備檢查調整。我的太太率領衆女兒們打掃清檢洗刷。整整花了一個月。難怪衛生官來檢查時，內外煥然一新，以為我們添置了新設備。他的評語是非常滿意。這些工作，如果完全僱人來作，少也得一萬元。幾塊招牌，自己繪圖油漆，材料不到廿元。廣告商索價八百以上。右鄰是電髮店，木匠裝修花了五萬。

申請註冊執照（市議會）售賣准證（財政廳）非常簡單，甚至於在調查及批准前，可以讓你先開業。申請酒牌要去多倫多法庭，也很簡單。政府有稅可收，何樂不為。執行人員一點沒有留難，而且是客客氣氣的。

雖然美其名為新加坡餐館，其實是一個夫妻飯檔。四女在內掌鍋，女婿上菜倒酒。一共



只有廿四坐位（政府規定每個坐位佔地十二方呎），倒不難對付。朋友們以為是我開餐館，以為是大規模的。有的勸我何必自苦，有的勸我赴美參觀一下朋友們開的餐館以資借鏡。既是女兒開的，我當然有許多建議和指導。從烹調到上酒出菜，我見識廣，看得多，要他們做得有板有眼，正式像一間餐館。做茶房就是茶房，就要做得和茶房一樣。至於炒菜，女兒沒有從過師入過學，憑着興趣，靠着家傳，參考一些書本，一兩週下來，已是像模像樣。

如今既不是雜碎時代，我們又不能搞出像樣的粵菜滬菜川菜湘菜，只能以家庭口味為號召。不是大師傅的大手法，而是媽媽的食譜。我們不能討好每一位顧客，但是總會有些顧客欣賞這口味。

店子是開了。兩夫婦每日上午十點多到店，晚上十一點離開。一週七天，每天超過十二小時。如果按時間計工本，不知那天才能賺到錢。可是，這是家庭事業，廉價出售時間和勞力！無力在報上登廣告，只能分發傳單。有些顧客是瞎碰上來的。吃得還合口味，繼續再來光顧。左鄰是家歐洲人開的餐館，也是家庭式。他們有固定的常客，多是預先訂座。聽說每日收入上千。我們開張伊始，每日收入百元，就相當滿意了。有時一天只有十多元生意，可真不好受。在星馬叫做「拍蚊」。這兒無蚊可拍，只好留在廚房看書報雜誌。幸好廚房很大，後館有空地可以輪下休息。

只要聽見「叮噹」一聲，欣然有喜色，顧客上門了。可能只是一兩元的外賣，也可能是幾十元的交易。如果同時來了幾批客人，兩夫婦又弄到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不過，打自己的工，不用看老板的臉色，總是自由自在的。華人在歐美的百年老路，似乎仍是可行。

# 草 地

周清嘯

越牆而來的，那隱隱約約的鐘響之後，走廊那端便流動起來了，像春雨後的早溝，流過細碎而快速的聲音，間雜着嘈嘈話語和咕咕輕笑，衆多聲音在下課的十分鐘爆開，自整座大樓的岑寂中，迅速地匯集成汹涌的浪潮，嘩啦啦地向各處淹去……。

鐘響以後，當流聲自各處襲來，只好收拾起白雲的心情，暫別這塊小天地，悠然的天地。而此另一種心情，把自己投入另一邊嘈鬧的世界，去上下午最後的兩節課；去面對黑板上的蟹行字，以感染過多天藍的黑雙瞳；去聆聽教授帶着濃重鄉音的英語，以盛滿風葉瑟瑟的雙耳；去作兩小時的文學之旅，越過大半个地球，溯回百多年的時光，去探尋華爾華滋所擁抱的大自然和濟慈猖狂而早天的身世，在教室。

便是這樣，常常把在校的日子分成兩半，一半在四面白牆三面窗的教室裏，另一半則在有樹有草有風有陽光的那塊小天地中。



這是文學院日字形建築樣式所空出來的一小塊草地，以高厚的黃土牆作壁，有左右兩邊的走廊作路，而路盡頭，兩扇木門深鎖着，走廊便廢置如失修的棧道，任由綠草萋萋，樹木茂茂，也吸引不了一絲青睞，反受了一些白眼的糟蹋，成爲衛生紙、果皮、煙蒂等的據地。

由於右邊走廊旁有廁所，當人們從那兒出來時，往往順手把垃圾向窗外一丟，而窗外的這小片草地，只有默默地承受着人類給它的污染了。所幸的是來此的人並不多，污染只有靠廁所那邊的一小片而已，一如淨潔的畫布一角染了幾點紊雜的顏料，在茸茸草綠的掩飾下，似一小叢不太顯目的小野花。

在人們的眼中，它只是毫無用處的草地，且缺乏人工的整修，所有草木都以它們最原始的樣貌來迎接投向它們的眼光，因之大家都把那草地視爲荒野，這些年來，從沒有人願踏進一步。人，實在是自相矛盾的，常抓住休息的假日，跑老遠路途去郊遊，口口聲聲說接近大自然，而對這片洋溢着自然氣息的草地卻視若無睹，任由草地開放着胸臆等待，以草的茂盛樹的濃蔭風的涼爽日的光澤來吸引，人，卻不爲所動。在衆人的腦海中，以爲要接近大自然，非得跑出城去尋一脈山一湖水才能算數，殊不知大自然是無處不存在的。就以這座大樓來說，自然就在那兒，只要跨過拱形的圓門，步下石階，在那小片草地上，就可以和自然相處了。

但在這座大樓中，每個人都吝於付出時間的。每天，匆忙的腳步追逐着匆忙的腳步，匆匆忙忙地來，匆匆忙忙地上課，匆匆忙忙地跑圖書館，或匆匆忙忙地據佔福利社的座位，渡那小段空節的時間。沒有人會在走廊上停下，看看窗外的那片草地，沒有人會想到去作一次探尋，把自己投身在其中，去看一株草一片葉的擺動，去聽風和陽光的流動，在那兒臥上整個沒課的下午，是許多人想都未曾想過的，因爲大家所認爲的大自然，是剪修得平平的草地，剪修得整齊的樹木，外加上一些人工的裝飾品。在平日，大家都習慣於自囚，自囚在鋼筋和水泥的牆裏，自囚在高樓大廈的陰影中，和自然相對地分隔開，讓那牆外的自然寂寞地佔據古樓僻荒的一角。沒有人，願意把時間「浪費」在那兒，他們所做的，是從廁所出來，把手上的垃圾往窗外一拋，然後繼續挪開腳步，留下污染。

如果有人到那塊草地去，在衆人眼中，那可是件新鮮而莫名其妙的事了，在這種時候，如果你是在那荒野的草地上或坐或臥，連平日最了解的朋友，也難免會以詫異的眼光來看你的。



我會經過過這種情形：某個週末下午，我正躺在那草地上，雙臂曲彎重疊地枕着頭，看着藍天上雲叢的泛生幻變，忽然我的名字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了出來，一個朋友跑過來，站在我身前奇怪地問：

「你在這兒幹嗎？」

「看天。」他是和我談得最多也最合得來的朋友，我們會連袂在暮晚時跑去墳山，坐在荒墳旁談生死問題。我如此簡短的回答，想他也該能了解吧。

他仰頭望了望天空，好一會，搖搖頭笑說：「沒甚麼好看的嘛。」

我沒有說話。他盯着我看了一二分鐘，搖搖頭，走了。

關於這件事，我並不想向他作甚麼解釋，而且有些事是無法解釋的。因為，人總有些時候會做出自己認為理所當然而別人卻以為是莫名其妙的事，而這些事是解釋不來的，只能在同樣的情況和心境下，作某種程度的感應而已。對於這件事，我會一點一點思索過，得到的結論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我的一個小領域，在其中把自我從教育及社會的許多規律中鬆綁出來，讓全然自我能在這個小領域裏自由地活動，卻又不越踰過度。生命的豐盛圓滿，乃是由自我和外界相輔相成的。人，除了把自己投入外界，亦同時保有着自己內心的世界，在這個內心世界裏，來滋潤自我，讓自我成長，否則，若人只依循着外界的規律來生活，生命只有萎縮成枯涸的旱溝了。試想想，若一個人只活在外界所制定的規律中，把自我綁紮在許多桎梏中，那麼，生命有甚麼意義，活着有甚麼價值呢？

記得前不久讀了 Loren Eiseley 的一篇文章『大黃蜂』（*The Brown Wasp*），此文所讀的是生存的真理，作者舉例了他所觀察的許多事物，最後達到個結論是很簡單的一句話：  
*All Creatures Cling for something*（每個生物都在追求某種東西），Loren

Eiseley 認為，生物能夠生存下去，主要是靠他在時間和空間中不斷地追求，去嘗試抓住某些東西，連大黃蜂、田鼠、白鴿等禽獸也不例外。

讀這篇文章，最震撼我的是作者自身的一次經歷：小時候他在老家的院庭中種了一棵木棉樹，後來搬走了，經過時遷物移，童年的許多事物都不復記得，但是小時候種植的木棉樹，卻一直根植在他心中，而四十歲的他，爲了再看一看那棵木棉，不惜趕了兩千多哩路回去，



當然那棵木棉已被砍伐掉了，但它將永遠存在於作者的心中，Ezra 說，那是他一直生存下去所持的一個方向，那是他一直在追求，在抓住的東西。雖然，木棉樹不再存在，但無可否認的，那是他的憑藉，而人總需要有所憑藉的，就像舟船，需要有舵來把定方向。

說回那片草地，我選擇了它，是偶然的。一年前的某個下午，與朋友約好在文學院見面，他還要上兩節課，我只好等他，這等待的兩小時該如何打發呢？圖書館沒有空位，福利社一片嘈聲使我坐不下去，於是我信步走向走廊那端，來到這片草地。那是個晴朗的夏午，陽光暖暖，和風爽爽，三棵濃郁的樹晃擺着它們的綠髮，嘩啦啦地響奏風葉聲，我坐在石階上，聽着風的聲音在牆與牆之間迴響，看牆下一隊隊小黑蟻忙碌地奔走……。

就是那麼悠閒，那麼自在，我彷彿進入了全然屬於自己的世界，沒有喧嘈的雜聲，有的是令人心平氣和的風葉聲；沒有匆忙的腳步，時間在此，像是平靜無波的清流，映着天上白雲悠悠……。在這草地上，我掙拾到童年在鄉下的舊夢。

以後，我常去那兒，漸漸發覺自己彷彿已成了其中的一草一石，和這片草地同在。在那兒，我會暫時把一切拋開，悠然地看看雲，看看樹，看看小黑蟻，有時看看書，或寫寫詩，把陽光、風聲、草木都寫成我生命中的一部份。

這片草地，成了我生命小舟的一個港灣。當我從教室中書本中航行回來，那片草地便是我憩息的所在，任由我把自己牧放在自我的領域中，去作一次恣情的神遊。在我心靈中，這片草地已成了我的憑藉。

而在上課的日子裏，鐘響以後，當走廊那端流動起細碎而快速的聲音，看衆人匆匆忙忙的身影，我想，能握住一份悠閒，在那草地上和自然同在，是比甚麼都重要的了。



# 彎彎的岸壁

魯莊的東門外邊，有一條乾枯了的小河。這條小河的河牀，是由雞蛋般大小的光滑石子，和一些耀眼的細沙鋪成的。春天來了，在那些五光十色的石頭中間，也會鑽出嫩幼的綠芽來；孩子們趕着羊兒在這些石子上踏過，總會隨手撿起一粒石子，用力地擲在最前面、最頑皮的山羊身邊，一邊拉起嗓子高聲喊着：「回來！」

河邊是一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久已荒蕪了的土寨。孩子的聲音碰在土寨上再轉回來，又碰在另一些土寨上面，總要接連地響上兩三分鐘。這迴響的聲音，一聲比一聲遙遠而細弱，好像真有許多鬼靈住在土寨上面似的。

魯莊上鬍子最長，最白的老頭子們，也無法說出這條小河是在甚麼時候乾枯的；即使在河兩邊那些荒廢的土寨上，偶而還可以發現一兩塊殘斷的磚瓦，但也沒有人能夠說出在甚麼年代，有些甚麼樣的人在那上面住過。

這條小河平時雖然乾枯得連一滴水都不容易找到，可是每年夏天中總有三五次山洪從這裏經過。山洪即將到來之前，魯莊上的老年人都知道這個預兆：先是遠處的禿得連草都沒有的山頭，被濃煙似的烏雲團團包圍；接着是迷濛一片，整座山都隱藏在灰暗的大網之中；然後，站在魯莊的寨牆上面，就可以隱隱約約地



聽到那些「咕咕咚咚」的聲音，像遠遠天際接連不斷的雷聲一樣，他們就知道可怕的山洪馬上要來了。這時候，在河對岸田地裏做莊稼的漢子們，不論有沒有下雨，就慌忙地收拾好農具，噙着牲口，儘快趕到河這邊來。

富山洪到來的時候，它那奔馳滾動的聲音，簡直連整個魯莊的土寨都被震動了，孩子們常常嚇得躲在家裏一動不動，年老的婆婆們則冒着雨跑在當院祈求龍王爺爺，不要沖破他們的田禾；只有那些平時愛生事的小伙子們敢站在土寨上面，望着那條黃色的巨蟒，汹涌地沿着河道向北方奔去。巨蟒的身上，有浮沉着的牛羊的屍體，枯朽的枝幹，以及一片片由上流飄下來的草層。

張家老太婆——那一位五十多歲，頭髮已經斑白，身體瘦弱得連風都可以把她吹倒，而且害了三十幾年肺結核，每天早晨一定要咳嗽一陣的張家老太太，每逢聽到這驚人的山洪聲音，她的心就如被針刺着一樣，感到一陣一陣地劇痛。

「我的老大呀，」張家老太太總是顫動着聲音對他大兒子說：「你到東門外咱的地邊上去看看，山水是不是又吃了一塊！」

阿大頂多站起來，伸伸懶腰，懶洋洋地說：

「看看又有啥用？誰也擋不住山水！」

「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殺才，咳……咳……」老太太一生氣，咳嗽的病就發了，「有一天山水……咳……咳……山水把那塊地沖個光，看你的老婆孩子吃個啥？」

「那有啥辦法呢？」老大撇撇闊嘴，仍然懶洋洋地。

老太太越發生氣了，「你爹拼死拼活幹了一輩子，才置下了那塊地……咳……你們就眼睜睜地看着它塌下去……」

像這樣有點類似吵架的爭辯，不知有多少次了。阿大懶得再和他的媽媽辯下去，伸伸懶腰，在靠牆壁的煙葉架子上抓下一把煙葉，乾脆到隔壁和人家下棋去了。

老太太沒有辦法，只好讓這雷響般的聲音，有節奏地擊打着她創痛的心。

張家的那一塊田地，正在魯莊東門外緊挨着河岸。田地的對面，是一個高山河道的沙石岸堆；岸堆邊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廟。也許是因為山神爺爺真的靈驗，這座原來並不突出的沙



石岸，一年一年地擴大長高了；相反地，正對着沙石岸的張家的田地，卻一年比一年縮小了。因爲洶湧的山洪，繞過了沙岸，沿着漸狹漸深的河道，正好一直沖到張家田地的地基下面。河道深了，地基顯得高了，被洪水沖蝕的岸壁，也就一次一次地在下面陷了進去。洪水過去之後，這個岸壁有如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子一樣，彎着腰，甚至有點可怕的站在那裏。一陣風過，岸壁邊緣上面的禾苗輕輕顫動着，真像老頭子頭上的亂髮；岸壁上面一層突出的泥土，會不時地往下降着泥屑。魯莊上的人們，都深信着「千年古土等仇人」這一句古話，即使膽大的漢子也不敢在這懸壁下經過。每年夏末秋初，總要落幾場豪雨。豪雨無情地擊打着彎着腰的岸壁，上層的泥土就會自動地塌了下來；邊緣上有如蓬亂頭髮的禾苗，也隨着岸壁落在河道上面。

張家老太太拄着拐杖，蹣跚地走到河道下面，顫動着雙手，撿起從岸壁上降下來的禾苗的時候，她的心該是如何的沉痛啊！沒做過莊稼的人，永不能明白農人們耕種的艱辛，一粒種子種在地上，需要經過多少次翻土、鋤草、施肥，而且日日夜夜盼望着老天爺落雨，這些禾苗才能長出來啊！他們看顧他們的禾苗，正如父母看顧他們的孩子一般，付出了他們所有的心血，付出了他們最大的感情。如今，這些未長成的禾苗隨着泥土降下，枯萎，簡直等於他們的孩子忽然夭折一般，張老太太怎麼能夠痛哭流涕啊！何況，他們這些賴以活命的土地，一年一年地這樣頹塌下去，終久有一天——雖然不知是三十年，二十年後的一天——這塊張家的土地，不是要被洪水侵蝕淨盡了嗎！

「可怕的那一天啊！」張老太太常常這樣在心裏想：假如田地沒有了，她的後代，她的孫子孫女們不是就和那些沿門討飯吃的小乞丐一樣，成天價皺着臉皮，拉起哀長而顫動的聲音，高喊着「大爺，大奶」地求人施捨呢！

就在張家老太太臨死的前兩年，她忽然下了決心，要設法改造這個乾枯的河道。起因是那年洪水過去之後，她又一個人拄着拐杖到東門外去，想看一看她家的土地又陷進去了多少。這次的洪水不很大，地基並未被削去很多；被山水掃過之後的彎彎的岸壁，在晨起的陽光照射之外，光滑得有如一面鏡子。她一個人站在河道上，輕輕地撫摸着那些濕潤的稍帶紅色的泥土，忽然之間，在她那好像已經乾枯了的眼皮裏面，滿滿地孕藏了亮晶晶的淚水。這位倔強



的老太太，有許多許多年沒有流過眼淚了——就是她的老伴合上眼睛永遠長眠的那一天，她也沒有流淚啊！可是，今天，她真的流淚了。她獨自在岸壁上撫摸了一陣，似乎是有點累了，才又蹣跚着走到對面的沙石岸的山神廟去坐了坐，那座山神廟就在岸的盡頭。她並不信老天爺，不信水龍王，更不會信這小廟裏騎着小小黑老虎的山神。她並沒有進廟，只坐在廟門前面的石頭上休息了一會；然後站起來向着南方——向着河道的上流張望了一陣，就在這個時候，她決心要改造這個河道了。

洪水是沿着這條彎彎曲曲的河道由南方流來的，到了這座山神廟跟前，忽然繞了一個圈子，繞着這個沙石岸堆，削了張家的地基之後，又向北方流了過去。

「假如把這個沙石的岸堆搬到靠近我們家的地基下面，」張老太太這樣在想，「河道不是改在山神廟的腳下流過去了嗎？」

想到這裏，她還隱隱約約記得三十幾年前，當她還是新娘剛嫁到魯莊的時候，好像這條河道就在山神廟的腳前。後來，才漸漸地轉了這個大彎，沙石岸高了起來，她家的田地陷了進去。

「既然山水能高沙石岸，我們爲甚麼不可以把它剷平？」晚上回到家，她對她的大兒子和二兒子說。這時候阿大和阿二正赤着胳膊，坐在園子中央的棗樹下面吃晚飯，聽見他們的媽媽這樣說，先是一愕，然後一同笑了起來。

「笑你娘個啥？」張老太太簡直有點氣了，大聲罵他們。

阿大沒講話。阿二卻站了起來說：

「你準備請多少個人工才能把那座沙石岸移過來？」

「一個也不請！」老太太斬釘截鐵地說。「一家人都動手！」

阿二並沒有馬上回答他的媽媽，逕自到廚房去盛了第二碗熱熱的麵條出來，一邊「稀稀」地吸吃着麵條，一邊含糊糊地說：

「——家？」他呼嚕地咽下一大口，大聲地，「兩家也不中用！」

「不中用也得做！咳……咳……」老太太的脾氣本來就有點暴躁，這時候一生氣，咳嗽就又來了。



大媳婦端了一碗麵條出來，請他老人家吃了飯再商量也不遲。

老太太並沒有接過碗來，一邊咳嗽着，一邊斷斷續續地說，「咳……咳……咳……要是你爹活着，他……咳……他老早就這樣去做了！」

阿大接過來說：「甚麼都是『你爹』『你爹』的——我爹也不能移山倒海，一下子就把這沙石岸搬過來呀！」

像這樣爭吵的談判，當然沒有結果。其實，就是不吵架，老年人的話，下一代的人也是不能接受的。這在魯莊村上，好像已經成爲定例一樣了。

那年剛立過秋，張老太太就帶着她的最小兒子阿四，和她的兩個最大的孫兒——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二歲還不到，開始到東門外的沙石岸上工作去了。可是，年富力壯的阿大和阿二都沒有去。

阿二的臂膀，真有他們院中那棵棗樹粗壯而有力。他是前兩年才浪子回頭似地從軍隊中回到家裏來的。張老太太雖然脾氣很壞，但對這位兒子卻不得不讓他三分，別的甚麼都不怕，萬一他的野性發作，又掉頭回去當兵去了，那麼，她的第二個兒媳婦不又成天在家裏哭着上吊了嗎。現在，他既然回家來了，而且也肯背起鋤頭到田地去鋤地，就已經是天大面子的事了；他不肯去改河道也就罷了，老太太沒有——也不敢去勉強他。

阿二不去，當然阿大也不肯去。老太太罵他罵得急了，他也就狠狠地回她兩句。例如，老太太有時罵他：

「你的心被狗吃了是不是？你沒有仔細想一想，三十五年後，你這塊田地還有沒有？」他就故意氣她：「想那麼多幹啥？說不定我那時候已伸腳進了棺材！」

老太太氣得戰索索地：

「你早些進棺材也好！看你的孩子們將來吃個啥？」

「每一隻鷄子都有兩隻爪，」他就理直氣壯地頂撞她，「各自都會替各自找食吃！」

其實，阿大並不是懶人，他不願聽他母親的話，是他認爲憑着他們一家人的力量，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那個沙石岸搬移過來的。何況每年都要來幾次山洪，即使搬過來一點點，也會被山洪沖去的。另外，他不願去做這類有近於傻子的事情，主要地是怕村子上的人們笑話他，



說他是瘋子。人家笑他的媽媽是瘋老太太倒沒有太大的關係，反正她已經是老太太了；可是，他不老，他在村子上還是很體面的人，他當然不願人家在背後拿他做談話的資料。

張太太既然罵不動大兒子和二兒子（老三早去當兵了），只好罵她的小兒子阿四。阿四才十四五歲，雖然也和村上的野孩子一樣，又懶，又頑皮；可是對於媽媽的責罵仍然有些畏懼，儘管他是多麼不願意去搬那些沙石，他還是跟隨着媽媽，提着竹筐去了。其他兩個小孫子，還不懂得吃力做活是件勞苦的事情，奶奶要他們一同去搬沙石，他們還高興得要命呢。在他們的心中，搬搬沙石和在後院內玩玩泥塊是一樣地有趣。

立秋之後，山水就不再來了。張老太太心裏想，趁這個時候就開始搬移沙石，在明年山洪來到之前，雖然離改河道整個完工的時間還有很遠很遠，但起碼這個沙石岸一定會少去一部份，而她的田地的岸壁下面也可多了一部份沙土；這樣一來，對洪水的阻力，多少也可起一點作用。

她帶着她的最小的兒子和兩個孫子開始工作的前幾天，村上的人們並沒有注意，雖然也有些莊稼漢趕着牲口，背着鋤耙，打從山神廟前經過時，看見這位老太太帶着孩子們彎着腰在沙石岸上撿拾石塊，他們認為大概是他們在尋找鷄卵石玩耍的吧。可是，一連十幾天，二十天，甚至一個月過去了，這位老太太和三個懶洋洋的孩子仍然在撿石塊，拾沙子，而且又倒在乾枯的河道上，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天大的新聞。接着，你傳我，我傳你，魯莊村內每一家廚房裏的婆娘們都聽到這個消息了。有些孩子們還特地跑到東門外來偷看他們工作的情形，然後再跑回報告給他們的媽媽和姐姐們聽。因為有好些年青的女人們，平時是不准隨便出來的。

在外人看來，他們四個人挖掘、填塞河道的工作，簡直是在開自己玩笑，再不然就是一種遊戲。起先，張家老太太和孩子們只是在沙石堆上撿拾石塊；等到把活動的石子撿完之後，這就需用鋤頭、十字鋤去挖掘埋在沙土裏的石塊了。當然，重的十字鋤，不但老太太和孩子們無法使用，即使舉起它來就已經很吃力了。沒辦法，張老太太只得換了平時鋤穀苗的小鋤，這小鋤連木柄只有手臂一樣長，鋤頭只有手掌一般大小。孩子們對這小鋤倒特別有興趣，因



爲它很小巧，和玩具差不多。其實，孩子對於這項工作，根本上也是在玩耍罷了。只有這位老太太一個人是在認真地挖石頭，捧沙子，然後顛巍巍地端着小竹筐，走過去倒在河道上面。她的小腳大概在年青時一定很出名的，那麼小，小得只有一隻麻雀那樣；可是，這麼小的兩隻腳，竟然支持了她的身體，能夠在沙石堆上走來走去。

這三個十來歲的孩子，做得——應該說是玩得——膩了，就躺在沙石堆上睡覺。再不然就跑到別的草堆上捉炸蠅，捕蟋蟀；或者找尋血紅色的小石子，在較大的石塊上畫着玩，畫隔壁的大頭王，畫對面的那個愛罵人的大麻子。起先，老祖母還罵罵他們，要他們好好地搬石子；後來，覺得罵着也沒有大用。而且當她最小的孫子，有一次不小心被石頭壓了，下小指頭哭了半天之後，她也就不再罵他們了。「玩就讓他們玩去吧！大人還不聽話哩！」她這樣自己對自己說。

當然村子上有一些好閒的人，聽說張家老太太改挖河道的事情，自不免提着鳥籠，散步到東門外來，和老太太談一陣子。不能說他們這些人全是惡意的，譬如那位有善人之稱的姓韓的老頭子，就經常來勸阻張老太太不必白費這種氣力，他說：

「回去歇歇吧！張家嫩嫩！你沒想想，咱們還能活幾年呀！」

「活到明早就算它明早吧，」張老太太咳嗽着說：「咳……咳，真的呀，說不定今晚我就咽氣了！」

孩子們最喜歡有人來這裏談話，這樣他們可以溜得更遠一點去玩耍。

韓善人摸着他的白鬍子——他的鬍子真有點像山羊鬍子，看起來頂滑稽的——蹦蹦地走過去，坐在山神廟門前的石桌上，先是嘆了一口氣，然後說：

「這年頭嘍，能不管就不管算了，省得生氣！」

「氣也得管，」張老太太一邊說着，一邊指着那彎彎的岸壁，「你看看，總不能白白讓它一年一年削過去呀！」

「眼不見爲淨！」韓善人仍然是嘆着氣對着那岸壁說，「再過兩年，咱們還會再看到它嗎——閻王爺早給咱們下請帖了！」他自覺說得挺有意義的，不自覺地笑了起來。

「眼看不見，心總看得見呀！韓家大伯！」張老太太說着，就又用她微弱的手臂，舉起



那柄玩具似的小鋤頭，開始挖沙，掘石頭起來。

一陣風起，枯黃的草葉打從他們身旁滾過，秋天真的來了。韓善人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她一起一落的小鋤子，看着她頭上飄動的花白的頭髮，不禁搖頭嘆着氣說：

「明年夏天，山水還是要來的呀！你這樣死拼活拼地挖沙掘石，還不是白費工夫嗎？」  
「白費就讓它白費吧！」張老太太用力地掘着泥土，連頭也沒有抬起來，「做了，總比沒有做好！」

韓善人拖着沉甸甸的步子回去了。

冬天來了，白雪蓋了整個原野；連樹枝上都堆着一層，好像是開了滿樹滿枝的白花。當然，魯莊東門外的小河道內，也是白茫茫的，鷄卵似的石頭，早躲在雪裏面睡覺去了。魯莊上的老老少少，都像冬眠的蟲兒一樣，躲在自己的家裏不再出來。家家戶戶的屋簷下面，都掛着一條條玻璃似的冰棒子——這是屋頂上的雪被屋內熱氣融化後，順着屋簷流下來，卻又馬上凍結為冰柱子，遠遠看去，真像一支一支又細又長的喇叭。

在這樣冷的天氣，連地皮都結了凍。可是，張家老太太——那個細弱得幾乎可以被風捲走的老太太，她仍然要到東門外的河道上去挖雪，挖石子。她的最小的兒子阿四和小孫子也不再來了。孩子們的手指早已凍腫得和小紅蘿蔔一樣，他們不願意來，她也不忍心讓他們再來了。她的身體本來就很瘦小，現在她一個人穿着黑棉衣，包着頭，這麼孤獨地站在白茫茫的河道內，看起來真比螞蟻還要小。她的枯瘦的手背上早已裂開了一條一條的小血口，小血的邊緣上結了黑黑的厚厚的丘紋。直到有一次，凍得她實在不能工作，她就直僵僵地倒在雪地裏面了。幸虧她的大兒子趕了來，才一邊嘴裏嘟嚕着把她背了回去。

村上的人們把這件事又當作笑談，大家都說張老太太一定是瘋子，不然她不會那樣傻的。第二年春天，地開了凍，大家仍和往年一樣暖洋洋地照在這個小河道上，張家老太太帶着她的阿四和兩個孫子，又開始她的工作了。村上的人們，不再注意這個事情，連韓善人也沒有再來勸過她。

螞蟻還可以在地上挖個大洞啦！張老太太的工作一直到那年夏天洪水到了之前，那個沙石岸堆也真的缺少一部份——雖然缺少的這一部份，只有兩三張桌子那般大小，還不到它全



部面積的幾千或萬分之一。至於填移到張家田地岸壁下面的那些沙石，第一次不大的山水，就把它沖得一淨二光了。張家的彎彎的岸壁，又被削進去了一些。

這年立秋之後，張老太太仍然和去年一樣，又開始她的工作。不過，她的阿四沒有再來，他大了一歲，他已不再聽他母親的話了。只有她的兩個小孫子，陪着他們的老奶奶，天天去到河道內挖沙掘石子；可是，他們大部份的時間是去撿拾紅色的石子畫着玩，或者擲石頭玩打仗的遊戲。

奇怪地，是張老太太的心情似乎比去年平靜得多，當她看到她去年辛辛苦苦堆積在岸壁下面的沙石，全部被洪水沖光；她去年費了多少氣力才在沙石岸上挖了的那個大洞，如今又充滿了沙石時，她卻沒有一點悲哀。她的二兒子阿二會笑着勸她不必再去辛苦了；她也沒有和他爭辯，也沒有罵他，卻仍然天天到東門外那個沙石岸堆去做她的工作，雖然她體力所能做的，只是那麼一點點，一點點。

那年冬天，張老太太沒有再來河道上繼續她的工作，因為真的如韓善人所說，閻王早已給她下過請帖，農曆新年沒到，她就死了。

現在，魯莊東門外張家田地那個彎彎的岸壁，仍然一年一年被削陷了進去，像一位將要跌倒的老頭子一般，彎着腰，喘着氣，顛巍巍地在那裏掙扎；被水沖洗過的岸壁，仍然是光油油的有如一片鏡子；而且岸壁上面鬆鬆的泥土，仍然時不時地跌落在河道上面。可是，在對面那個沙石岸堆上，卻少了個瘦弱而咳嗽的老太太。

也許，五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到，張家的那塊田地，終於被洪水侵蝕沖刷，到最後而整個潰塌。



# 浪遊四段

陳強華

(一)  
來到凍蝕的北極地帶

沒有多餘的信仰

沒有相識的人

我的一無所有，使自己有緣邂逅妳

（妳是極可能住在離此不遠的伐木小鎮

妳是極可能住在離地球很遠的冰河岸

或許都不屬於甚麼

潔白的一生注定要在此飄逸）

地球最北的極點，風雪呼號

白態悠閒吃魚，企鵝追遂求愛

生活急需愛情燃燒

而漫天雪雨，言語不能傳遞

故必須收藏在冰裏



每日沿着疲憊的寒光邊緣回返  
走着宛若世界末日的早晨  
冰雪迅速掩蓋了足跡

常年酷寒的季節，熱帶候鳥不至

像極年輕的羞澀和猶豫使自己不敢隨意

我把思念的火熱向靜止的湖水吐露

企望使之凝結，再鑿成三大塊

然後急急駕着我飛躍的鹿挽

運送到妳居住的小圓屋

臨別前叮嚀又叮嚀

要妳在晚禱前慢慢烤聽

這裏面是裝着反復又反復我一句至深的話：

我愛妳我愛妳……

（在運送路上我頻頻瞻望，心中悸動

我害怕魯莽的小鹿陷進交界的薄冰層裏

把愛情的冰塊混雜在冰堆裏

遲遲不能向妳傳達我的溫暖與心跳）

(二)

在這坦蕩蕩的草原升起一柱柱的煙  
像極我激烈而孤瘦的情緒；詭譎的風雲



別的部族疾馬奔過，一整大隊的  
我吃力撥開馬蹄的紛亂嚷雜  
並告訴他們我不是一個常人  
他們卻留下森然的訕笑，一波一波地襲來

正像以往的每次

我來到陌生的部落，孑然一身

黑夜裏必會燒起一堆煙訊

而最寂寞的，莫過於此刻還惦記著某個人

在這裏露宿，我總還是自己的酋長

有權力命令自己不要思想與愛情，永恒的北斗可作證

然後選擇凌晨時刻沿著黎明的星光

向東北有風雨陽光的地方

在甦醒的向日葵下張望

卻似乎又看到自己正漸漸走至思念深處的仙人掌叢裏

(三)

彷彿又回到古老的埃及

萬人的集聚，是毫不相關的祈神祭典

相對於信仰裏的土地、河流與石頭

相對於法老王龐大的形象和雕塑



相對於天神遺留下這一片曠極的沙漠  
相對於太陽神暴虐的笑容  
我似乎被放逐到冰冷的海洋深處

彷彿又回到古老的埃及  
在尼羅河畔，向自己擲石子  
以圖擊散流逝的倒影與流雲  
然後再埋入流水中濯洗  
彷彿感到溶解的自己，寂靜的靈魂  
無聲無息地流向、輕輕呼喚  
兩岸灌溉禾田的庶民

(四)

灌木叢後的荒原  
存著瞿然站立惡魔似的仙人柱  
焦黃帶綠的血液冲塞暴 的筋脉  
醜陋的手掌拿伸著  
鬼魅地要攫捉怔忡的我  
四周的死亡在窺覷  
多刺的嘲諷，碑石般的森然  
風的鐮刀在剗割小丘陵

而我的旅程正遠

砂丘間燠熱的幽靈在烈日下埋伏

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突襲

不斷的高溫和夾雜著飛沙的恫嚇

不斷的水份急速地乾涸

不斷的我埋頭看地圖、喝水

想在開闊的天地間

終會出現水井、棕櫚、甜棗、蜥蜴的

我努力踽踽地尋覓

(一九八二年元月廿九日寄自台北木柵)



# 吾友無不勝的童年

## ■ 李宗舜 ■

吾友無不勝

童年的歌謠並不流暢

他父親披荆遠渡南洋

絕不依賴別人是他直率的榜樣

自幼生長於貧寒

一日三餐飯桌上，碗碟空空

只有稀少的白飯和

一瓶特大號的醬油陪伴

如此便過三餐，如此

十數年如一日的清淡

他之雙親，血汗

有了代價的流落

他家庭，兄弟姐妹八人

如今是長大的龍種

會飛、會銜泥、會築窩巢

日夜思索着報恩的途徑

給冷暖家室裏

洗刷上一層新綠

吾友無不勝的童年

是一首曾經滄海桑田的兒歌

那裏沒有動聽的弦樂

只有饑餓、辛酸與不平

「爲何他家孩子奔跳嬉戲

無憂無慮，學讀書

唯獨我空着肚皮，上學

走兩三里路，被鄰人指點

視爲遺棄路邊的野孩子」

於是奮發向上，努力專注於

學業事業，拿出成果來

給受苦受難的父母看

也拿出成績來

給走路只看天不看人的

那些鄉里看

吾友無不勝，他那

充實而無奈的童年

造就他，一個美好的天地

他愛豪笑的聲浪常隱着血淚

埋葬愛恨

誰說憂愁的另一面

不是歡樂的快板

又有誰說皺紋和沉哀

不是生命樂章裏

鐵一般的見證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午後與同事暢談童年往事有感而作



# 略論中國古代 寓言故事的發展及其 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 蘇慶華

寓言故事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燦爛明珠。它是一種飽含着生活經驗，閃爍着智慧光芒，具有強烈的道德觀念，充滿着豐富的生活哲理的文學體裁。

寓言本來指有所寄託的話，也就是話裏有話。它的最基本特徵是主題有寄寓性。它總是以此喻彼，以淺喻深，以近喻遠，以小喻大，以古喻今。總之，寓深刻複雜的道理於淺顯簡單的故事故中。這種特殊的文體，簡短生動，或是哲學的比喻，或是人生的經驗諷刺，比較正面平板地講道德說仁義，更容易打動人；在輕鬆滑稽裏，在趣味玩笑裏，達到了言論說教的目的。

由於這一特徵，寓言雖然也有人物或動物、植物擬人化的形象，但又不要求過細的人物性格刻劃；雖然有故事性，但又不要求情節過分的曲折複雜；雖然也有誇張與想象，但又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走向荒誕離奇。這些特徵把寓言同其他文學作品，諸如神話、童話、笑話、志怪小說等區別開來。

人們寫作寓言的目的，是爲了說明道理，它用不着過多的抒情和細節描寫，所以筆法總是很簡練的，常常是用寥寥數筆勾出一個輪廓，這一點與現代漫畫的筆法極爲相似。



寓言是譬喻的高級形態，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還受到神話傳統和民歌諺語的極大影響，和它們有着淵源的關係。神話傳說賦予寓言故事以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早在未有文字的氏族社會時代，民間已有神話傳說的流傳。這些神話故事，表現出廣大人民對自然界頑強鬥爭的巨大毅力，表現出戰勝困難、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對理想社會的熱烈追求。比如人們熟知的「大禹治水」、「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和「刑天舞戚」等遠古神話傳說，它們的浪漫主義精神和那種動植物擬人化和誇張性的手法，均為寓言故事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創作方法、表現技巧和內容素材上的充分準備。這樣，在吸取遠古的神話傳說浪漫主義營養的基礎上，寓言故事便逐漸綻開了它那肥壯的綠葉。

另一方面，寓言故事的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則是從民歌諺語發展而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便收輯了許多民間採集而來的歌謠，其中「國風」即是以民歌為主體者。在這些民間詩歌以及「左傳」、「國語」等搜集的一部分民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日社會之一般面貌。這種現實主義精神，亦深刻地影響到寓言故事之形成和發展。無論是先秦諸子以及兩漢以後的寓言創作，均以針砭、諷刺現實作為最高宗旨。

前面我們談到「寓言是譬喻的高級形態」，因此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寓言乃有賴於譬喻的手法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加以統一，以便形成一種短小精悍而生動活潑的文學藝術形式。寓言故事在一般譬喻的基礎上開始發展，經歷了一個由文辭簡約趨於富贍，由哲理淺顯而趨於深刻，由缺乏人物情市而趨於故事完整的演變過程。

譬喻的萌芽，可以上溯到遠古。我們可以從「尚書」中，盤庚遷殷時對臣民說的話中（註一），明顯的看到一些形象的譬喻。其後，在「詩經」中，巧喻妙譬的例子更是多得勝枚舉。（註二）

這些源自民間口頭創作的寓言故事，歷經文士、策士們的收集、提煉、升華和提高，使之更能清楚完滿地達到其言論說教的目的，為當日的社會環境服務。

春秋戰國時期，寓言的發展最為興盛，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風起雲湧的非常時代，社會階級矛盾和各諸侯王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都激化起來了，鬥爭十分激烈，思想也十分



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依附在各個階級和階層、各個政治集團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以及專門替人謀略的「食客」、「策士」們，均竭力地馳騁自己思辨的才能，宣傳自己的哲學見解和政治主張。這些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學派，爲了駁倒對立派別的觀點和主張，便以這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含義深刻、簡明生動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寓言或其他小故事作爲戰勝論敵爭取群眾的「武器」；而盛極一時的各國諸侯貴族們的養士之風，刺激了士階層的興起，亦大有助於這一以寓言故事寫政治哲學思想的傾向之發展。因爲士人皆以辯說進身，求取富貴，「情欲信，辭欲巧」，使得語言成爲士人仍用心研究的對象。再加上當時正治上之分裂局面，沒有正統思想和傳統藝術形式加以束縛，於是辦士們可放膽言論而無後顧之憂。爲了配合當日政治環境之需要，通俗而廣泛地宣傳自己的學說主張，他們進一步的吸取民間的寓言或在民間譬喻的基礎上，大量的創作寓言故事。這幾乎成了當時百家爭鳴中的一種風氣。

還有一點應該提及，古代君王多是極端暴虐凶殘的，他們操有生死之權。在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進諫忠言的謀士稍不留意，觸其逆鱗，便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這些人都很注意怎樣才能把話講得得體。「韓非子」「說難蘇」云：「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主之逆鱗則幾矣。」又「韓非子」和「戰國策」均記載了韓非、張儀對秦王說過這類話：「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可見說話之難，而爲人臣者說話時很留神，往往利用假托的方式來勸說。所以，莊辛勸楚莊王不要只圖眼前快樂時，一連用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等五個比喻。

談到先秦諸子典籍中有關寓言故事的匯集，我們必須先指出「莊子」這部古代的哲學和文學名著。「莊子」中有「寓言」一篇，全書「寓言十九」，「寓言」兩字即始見於此。司馬遷說：「莊周著書十萬餘言，太抵率寓言也。」王夫之說：「莊子於此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作者行文汪洋恣肆，想象瑰瑋俶詭，用生動幽默的筆調，作深奧哲理的發揮，議論交融，情文並茂，字裏行間充滿着蔥蘢的生活氣息，給人以深刻的現實感和藝術感染力。其他如「孟子」、「韓非子」、「墨子」、「荀子」、「左傳」、「戰







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依附在各個階級和階層、各個政治集團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以及專門替人謀略的「食客」、「策士」們，均竭力地馳騁自己思辨的才能，宣傳自己的哲學見解和政治主張。這些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學派，爲了駁倒對立派別的觀點和主張，便以這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含義深刻、簡明生動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寓言或其他小故事作爲戰勝論敵爭取群眾的「武器」；而盛極一時的各國諸侯貴族們的養士之風，刺激了士階層的興起，亦大有助於這一以寓言故事寫政治哲學思想的傾向之發展。因爲士人皆以辯說進身，求取富貴，「情欲信，辭欲巧」，使得語言成爲士人仍用心研究的對象。再加上當時正治上之分裂局面，沒有正統思想和傳統藝術形式加以束縛，於是辦士們可放膽言論而無後顧之憂。爲了配合當日政治環境之需要，通俗而廣泛地宣傳自己的學說主張，他們進一步的吸取民間的寓言或在民間譬喻的基礎上，大量的創作寓言故事。這幾乎成了當時百家爭鳴中的一種風氣。

還有一點應該提及，古代君王多是極端暴虐凶殘的，他們操有生死之權。在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進諫忠言的謀士稍不留意，觸其逆鱗，便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這些人都很注意怎樣才能把話講得得體。「韓非子」「說難蘇」云：「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主之逆鱗則幾矣。」又「韓非子」和「戰國策」均記載了韓非、張儀對秦王說過這類話：「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可見說話之難，而爲人臣者說話時很留神，往往利用假托的方式來勸說。所以，莊辛勸楚莊王不要只圖眼前快樂時，一連用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等五個比喻。

談到先秦諸子典籍中有關寓言故事的匯集，我們必須先指出「莊子」這部古代的哲學和文學名著。「莊子」中有「寓言」一篇，全書「寓言十九」，「寓言」兩字即始見於此。司馬遷說：「莊周著書十萬餘言，太抵率寓言也。」王夫之說：「莊子於此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作者行文汪洋恣肆，想象瑰瑋俶詭，用生動幽默的筆調，作深奧哲理的發揮，議論交融，情文並茂，字裏行間充滿着蔥籠的生活氣息，給人以深刻的現實感和藝術感染力。其他如「孟子」、「韓非子」、「墨子」、「荀子」、「左傳」、「戰



國策」等等，也大都具備這種風格和特色。

先秦寓言思想深邃，哲理性強，生活氣息濃厚，簡明生動，清新潑辣，堪稱寓言故事中之極品。戰國以後，寓言的發展雖綿延不絕，但純粹的寓言創作在份量上和質量上卻非先秦時可比。

兩漢時韓嬰的「韓詩外傳」、劉向的「說苑」、「新序」和劉安的「淮南子」等，對寓言有所承襲，但獨創不多。秦漢以後寓言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筆記體文學和志怪小說開始發達，除在邯鄲淳所撰「笑林」和劉義慶「世說新語」等書中可見一些寓言故事，以及隨着佛教的興盛，在佛經的翻譯中，引進國外部分的寓言外，屬於創作的作品也不多見。

唐宋時期；詩歌、散文以及傳奇小說都有新的發展。寓言創作也展現了新的局面。一些文人學者有意識地進行寓言的寫作，如柳宗元、韓愈、皮日林、陸龜蒙等都寫了一些寓言。特別是柳宗元創作寓言的政治目的性非常明確。著名的「三戒」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三戒」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三戒」前面有一段小序道：「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運，或依勢以干非其表，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在這段序言中，柳宗元公開申明自己的寓言就是爲了揭露他最痛恨的腐朽、黑暗勢力，即凭借某個形勢來逞凶霸道，依仗勢力來觸犯和他不是一類的，和那些使出自己蹩腳仗倆去觸怒強者，以及只要有機可乘就恣行暴虐的傢伙們，警告他們不要得意忘形，自以爲得計，並預示他們最後必然遭到可恥的下場。另一篇「蝮蛇傳」則描寫一只善於用背來裝東西又歡喜向高處爬行的小蟲，結果掉在地上被壓死。文中以生動的形象，辛辣的筆觸，刻劃了某些所謂「大人物」貪得無厭，至死不悟的丑態。

宋代筆記小說盛行。李明等人編輯的「太平廣記」中也有些寓言故事。沈括、岳珂之筆記體著作「夢溪筆談」、「程史」中也都收集了一些精彩的寓言。蘇東坡寫的著名寓言「日喻」用盲人識日的淺顯比喻，說明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理性認識必須依賴感性認識。深刻的哲理，發人深省，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元明清時期，寓言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出現了寓言體散文集和笑話寓言集，劉基的「郁離子」就是其中之一。「郁離子」是他在元末隱居時下的一部寓言體散文集。徐「夔在「郁離子」序文中說劉基寫此書的意圖「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正是一語中的。

「郁離子」在藝術上也有獨特的風格，形式活潑，每則都獨立成。全書又用郁離子的議論貫穿起來，語言汪洋恣肆，頗有「莊子」餘韻。

和劉基齊名的還有宋濂，他也是在元末隱居時寫作了兩種寓言體散文集「燕書」和「龍門子凝道記」。其他如劉元卿的「賢奕編」、「應諧錄」，耿定向的「權子」、庄元臣的「叔道子」以及江盈科的「雪濤小說」都有許多寓言，風格也各有不同，或文已曲折，含義隱晦；或明白如話，清新活潑。此外，清游戲主人的「笑林廣記」、「笑笑錄」等筆記或笑話着錄中，常有一些富含哲理，令人猛省的笑話，可視為哲理寓言故事的末流。

約而言之，元、明、清三代嚴格的或純粹的哲理寓言故事比較少見。這種現象的產生，固然與先秦以後由於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複雜化而帶來其他文學體裁的發展有關，但與歷代帝王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龍有着直接關係。雖然，這時期的寓言卻與其他文學形式含流，染於隱喻和笑話之中，以嬉笑怒罵的姿態出現了。

以上所討論到的，只不過是中國古代寓言發展的大致輪廓，但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寓言確是源遠流長、氣象萬千的。

接着讓我們談談古代寓言故事的藝術特色及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寓言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如果我們把小說、戲劇等鴻篇巨制比做富麗豐饒的花園，那麼古代寓言故事則宛如細巧精美、充滿詩意的小盆景，使人看了感到親切可愛。玩味無窮，特別是那濃郁的生活氣息，更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點，在先秦寓言故事中表現得尤為充分。打開書本，我們可以看到庖丁解牛時，運刀如神，嘩然作響，富有音樂節奏的勞動鏡頭；陷井之蛙聽龍大海的遼闊，「規規然自失」的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使人嗤嗤發笑；而那個走在老虎前頭耀武揚威的狐狸，也使人深思，以至有意識地在生活中捕捉這樣的形象。



寓言是比喻的高級形態。中國古代寓言所用的比喻尤爲巧妙切貼。通過了人們平日對自然界和周圍環境的細緻觀察，將一個普通的概念和現象誇張到很高的程度。人們把驢子作爲龐大蠢笨的形象，老鼠是陰險、貪婪的角色，蛟龍、猛虎成了凶猛橫景的代表，猴子、狐狸是機靈、狡猾的象徵，用蝙蝠比喻「不禽不獸」的騎牆派等，真是獨具匠心，別出裁，成功的採用了擬人化的表現手法，創造出高超的藝術形象。

然而，中國古代寓言的最主要特色，還是在於以直接表現人物見長，這不僅給人以親切的感受，而且也讓人感到更加深刻透辟。在先秦諸子中，我們發現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描寫了宋人這樣一個形象。在「孟子·公孫丑」中他違反禾苗自然生長的規律，「苗幼長；在「韓非子·五蠹」中，他守株待兔，放棄努力，坐等機會；在「列子·天瑞」中，他又孤陋寡聞，困於主觀，鬧出了負暄獻曝的笑話。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作者又通過「鄭人爭年」、「鄭人買鞋」、「鄭人賣豚」等故事，塑造出一個愚蠢頑固的鄭人形象。其他如齊景公、齊宣王、晏子、淳于髡、東方朔等都是古代寓言中反復出現的人物。這些利用典型化和誇張的手法所塑造出來的典型性格和典型人物，使讀者無不覺得這些人物真實可信，並產生現實生活中似曾相識的感覺。充分的表現出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特色。

中國古代哲理寓言故事以它那浪漫色彩和現實精神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以及它那有情節、有人物、有對話、有描述的藝術形式，殷迪了後世變文、小說、傳奇、戲曲的產生。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是中國第一部筆記體小說，其中「管寧割席」、「望梅止渴」等故事被視爲寓言；在清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亦含有某些短小精悍，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寓言故事與小說之間的承襲淵源關係。「莊子」、「劉子」中騰雲駕霧的神仙，顯然化成了六朝志怪小說中的鬼神；而先秦滑稽家、優伶的解頤妙語，也成了後世「笑料」、「股顏錄」、「雅諺」等笑話集的濫觴。甚至有些寓言故事直接被加工改編成了小說或戲劇，如「舊雜譬喻經」中的寓言故事「壺中人」在荀氏「靈鬼志」中被改頭換面地記述下來，又在南朝吳均的志怪小說「續齊諧記」裏「陽羨鵝籠」的故事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莊子鼓盆」演化成後來的戲曲「莊子試書」、「大劈棺」；「莊生夢蝶」被元代關漢卿演成「三勘



蝴蝶夢」的劇本；而魯迅的「故事新編」中「出關」、「起死」兩事，也是「莊子過髑髏」這則寓言上演化出來的。（參嚴北溟說）

此外，古代的許多寓言，往往被提煉、概括成爲約定俗成的成語典故，豐富了中華民族的語言藝術寶庫，二千多年來一直爲人們所廣泛採用，如畫蛇添足、守株待兔、驚弓之鳥、望洋興嘆、狐假虎威、塞翁失馬等等，不勝枚舉。又如：「矛盾」、「掣肘」、「推敲」等詞早就成爲含有一般意義的概念被運用，以致使人們不復記得它們原是從寓言中來的了。這些寓言典故，言簡意賅，在古代詩文辭賦中使用，形成意境寫遠、幽雅古樸的中國風格。

總而言之，寓言故事中那種深刻的思想意義，和持有的風趣、幽默、詼諧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高超的藝術特色，對寓言文學的發展、歷代小說的發展，乃至詩詞賦等文學體裁的語言藝術技巧，均有着積極的影響，這不是其他文學體裁所能望其項背的。

#### 附註：

註一：盤庚連殷時教訓臣民說的話：「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用火勢來比喻大勢所趨，不可違抗，十分貼切而生動，已明星的表現了形象的譬喻。

註二：「詩經」中，巧喻妙譬的例子不少。茲抄錄一二爲例。「魏風。碩鼠」中把那些「不稼不穡」而「取千三百廬」的貴族統治者比喻成偷吃黍、麥、苗等農作物的大老鼠。又如「風。新台」中，把兒子的新娘子佔爲已有的衛宣公，被衛國人比喻成醜陋的「蓬蔕」（即蟾蜍），以表示對他的反感等是。



# 姚拓小說選

蕉風推出另一部文叢



收錄作者短篇十三篇  
厚一百六十五頁·書紙印刷  
每冊訂價三元。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爲什麼比較？

——中西比較文學中的類比研究初探

• 李有成

我無意在本文中提供任何處方，本文的篇幅與範疇也不足以承擔如此重任。本文只想就目前中西比較文學中與類比研究有關的某些現象，提出一般性的報告，並嘗試回答題目中的問題：「爲甚麼比較？」我的考察主要是根據近幾年來個人所讀到的一些類比研究的論文，即使如此，本文所能涵蓋的論文也只是選擇性的幾篇而已。(1)容我再說一次，本文無意提供任何處方。因此行文過程中的任何評估，其目的不外乎是要來支持或證實我所描述的現象而已。

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有學者把比較文學介紹到中國來了。當時大部份的比較文學論文大致上是師法法國派，而視比較文學爲「歷史的學問，而非美學的學問」，(2)其特色是重視各國文學之間的外緣關係，尤其講求彼此之間的「事實關連」(rapports de fait)。當時的中國學者彷彿對媒介學(mesologie)特別感到興趣，而且也發表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論文。其實單單從某些論文的題目，我們就可以看出多少端倪來。像張沅長的「英國十六十七世紀文學中的『契丹人』」、方重的「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梅光迪的「卡萊爾與中國」、陳受頤的「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裏的趙氏孤兒」、范存忠的「約翰·高爾斯密與中國文化」等等。



莫不與媒介學或影響有關。而當時先後被翻譯成中文的兩本比較文學論著，有趣的是，也屬於法國派比較文學的產物，那就是羅力耶（Frederic Loliee）的『比較文學史』（*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較文學論』（*La littérature comparee*）。

不過到了六十年代左右，情形有了改變。至少有幾個因素促成了中西比較文學研究取向的轉變。首先，某些受美國教育的英美文學學者和比較文學家開始大量參與國內的比較文學活動；其次，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正式成立，該學會並多次召開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比較文學會議；三是，國立台灣大學創設了比較文學博士班。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大抵都承認影響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但他們卻對美國派比較文學學者的主張更感到興趣。這是個自然不過的現象，不僅僅因為這些學者所受的是美國教育，更重要的是，當他們仔細思考中西文學關係的時候，他們大多會為法國派命定的侷限感到不安與失望。事實非常清楚，依法國派的說法，中西古典文學之間並無事實關連，那麼二者之間勢必沒有多少可以比較討論的機會。換句話說，如果一成不變亦步亦趨於法國派的主張，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中西比較文學的前途恐怕相當悲觀。有鑑於此，這些比較文學學者很自然地轉向倡興類比與平行研究的美國派求取靈感。在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中，類比研究與平行研究可是以補充影響研究之不足，很可能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繪出一幅較為光明的遠景。

遠景畢竟只是希望。不過有了希望就有努力的方向。單就類比研究而言，恐怕只有經過多方的實踐，才能確定究竟在中西比較文學討論中，這一類的研究所帶來的到底是真正的美景，抑或是迷惑人的蜃境，乃至於擾人的困境而已。就已有的成績而言，類比研究的確已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指出了一條可行的途徑，其合法性也漸受大家的肯定。但是在這些令人鼓舞的現象中也同時潛匿着一個令人憂慮的危機。許多比較文學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危機，並且也已經提出警告。民國六十四年，袁鶴翔教授在參加了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後表示，他預備撰寫一篇論文，題曰：「東西比較文學之謬論」。(3)袁教授會後的表示容或只是戲言，即使如此，我們也不難看出其心情的沉痛。他的疑慮恐怕泰半是由類比研究所引起的。後來在探討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一篇論文中，他對目前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若干現象，曾經善意



地表示詰難與懷疑，並且代為規劃中西比較文學的範疇與可行的方向。(4)事實上過去十幾年來，我們已經看過不少類比研究的論文，對於類比研究的性質與目的並無瞭解，面對其侷限更是缺乏警覺，因此使比較文學蒙受普遍的誤解，這是類比研究乃至於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最大的危機與隱憂。

李達三教授在『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一書的結論中，曾經滿懷信心地宣佈比較文學中國派的誕生，(5)我在拙譯『比較文學』一書的「譯者序」中，也模倣老師的口吻，認為比較文學的中國派，「大抵也已經形成。」(6)實則細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仍然逃不出美國派的陰影，其範疇可見於雷麥克(Henry H. Fernak)為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中：

比較文學是超越某一國家界限的文學研究，一方面它也研究不同文學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之間的關係，諸如藝術(像繪畫、雕塑、建築、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像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而言之，它是一種文學與另一種或多種文學的比較，同時也是文學與人類各種思想感情表達的比較。(7)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六十年代以還大部份中西比較文學的論文很少超出雷麥克劃定的範疇。(8)這個現象並不難理解，前面我曾經指出，在比較文學法國派的身上既然看不到樂觀的遠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之轉向美國派毋寧是件極自然的事。這些年來我們固然看到了不少趣味盎然而又饒有意義的論文，為類比研究的合法性與可行性提供了防衛和辯護的基礎；可是我們也產生了一些跡近於胡鬧的比較。這些膚淺而又支離破碎的比較充其量只是作品與作品之間表面相似的比較，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或謂比較文學研究應該關注「形式與內容中可資比較的表现」，即使涉及的作家、文學和時代，彼此間毫無直接關係也無不可。(9)這樣的建議如果不加以鋪陳或設限的話，難免要引起嚴重的誤會。「可資比較的表现」這個片語就可能激發不少的爭論。所謂「可資比較的表现」其實質究竟為何？再說「可資比較」到底有沒有程度的差別呢？或者說應該比較到甚



麼程度？誠然，李賀與濟慈共同面對的「窮困、病痛、以及社會不平所帶來的生命挫折」都是可資比較表現，<sup>(10)</sup>只是，像這樣的比較又有甚麼用處呢？不錯，作者盡可以驕傲地宣佈這樣的比較「使世界文學承認與接受平行」；<sup>(11)</sup>不過，作者這種稀鬆的樂觀主義也可以用來印證當前中西比較文學類比研究的隱憂。

上述的非難沒有暗示類比研究前途暗淡的意思。實則過去十幾年來我們看到了更多令人鼓舞的現象。本文無法詳細說明這些現象。下面我將轉述幾篇論文的主要觀點，並在轉述及議論中嘗試回答本文最主要的關懷：「為甚麼比較？」

首先讓我們看看周英雄教授討論「李爾王」與「二刻拍案驚奇」中「帶教官愛女不受報」這篇故事的論文。<sup>(12)</sup>兩者的故事情節頗有相通之處，但是任何人都不難看出，二者畢竟隸屬於完全不同的文類傳統，而二者所依附的時代與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周教授對這兩點也深為瞭然，因此他辯論說，他的論文主要在於「比較兩地人際關係的異同，並追索其中所孕含的傳統社會價值，……以期說明東西雙方兩個類似的情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系統中，可能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涵義，而讀者唯有分析其中的意識型態，方能理出其中抽象的類同。」<sup>(13)</sup>這樣的比較自然早已超越了二者故事情節表面實證現象的討論，無異於提供了一個實例，以說明如何處理不同作品中社會文化差異的問題。周教授的實例對初踐比較文學門檻的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忠告，表面的類似可能只是幻覺，作品背後所深藏的異同之處恐怕更是比較文學應該關懷的課題。周教授的論文固然暴露了比較文學諸多先天的限制，不過是否也同時說明了比較文學是一門相當嚴格的學科？

另外還有一些類比研究旨在建立中西雙方某一文類的共同理論。王靖獻（楊牧）教授的「衣飾與追求：『離騷』和『仙后』的比較」，即是想透過這兩個著名詩篇的比較，以尋求托意文學（*allegory*）的共同理論。王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現代的比較文學應該強調的是文學間共同（或不同）特徵的掘發和思考，以引導出某一文學理論的建立，進而了解兩種或三種文學的特殊精神。」<sup>(14)</sup>因此他着力於研究這兩個著名托意文學中的「結構徵象」（*formative tropes*），希望能證明在托意的形態上，「離騷」大致上與西方一般的托意文學並無根本的不同，並嘗試為托意文學這一文類建立較為概括性與完備的共同理論。王教授的



論文為比較文學的功能加上了一個註解，對中西比較文學來說，這個功能更是別具意義。

葉維廉教授的「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語言、美學的匯通」也懷抱着類似的野心。在這篇論文裏，葉教授比較了中英（美）雙方的思維方式與內涵，以澄清雙方詩傳統的語言與美學觀念。他的目的有二：「一面想對中國詩的美學作尋根的認識，一面希望能引發兩種語言兩種詩學的匯通。」<sup>(5)</sup>第一個目的對於建立中國現代詩學當有一番澄清的作用，特別是對日趨於分析性與說明性的中國現代詩語言，應該有相當的啓發與警惕。第二個目的雖然不完全在建立共同的詩學理論，但是透過雙方詩學的瞭解，對於雙方觀物與思維方式，自必會產生一番新的認識。葉教授最近一篇暢論中國與英美山水詩的長文仍舊一本初衷，抑且進一步嘗試建立山水詩的共同文學理論。<sup>(6)</sup>他認為過去許多中西山水詩的比較只是表面共相的比較，實則二者「在文類的概念上不同，在整個觀物應物表現的程序上都有特有的分別。」<sup>(7)</sup>因此，他從這兩個傳統的山水美感意識出發，考察這個意識的歷史演變，並說明雙方山水詩的發展情形。由於現代美國山水詩所呈現的思維結構已經改變，而這個改變又是轉向中國山水詩的意境，葉教授似乎在暗示，建立山水詩這一文類的共同理論是可能的。葉教授的上述兩篇論文無疑也是對他自己的比較文學方法論的考驗。他的方法論主要見於他在民國六十三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東西文學中模子的應用」。<sup>(8)</sup>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文獻。其重要性不僅由於文中提出了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態度與原則，同時該文也為東西比較文學——尤其是類比研究——的合法性，作了頗為動人的辯護。這一番辯護主要是針對維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而發的。維斯坦因曾經對東西比較文學的可行性表示懷疑。他說：

譬如說，我並不否認艾登保（Eriehle）所呼籲的，詩律、徵象、圖像、風格等的比較研究自有其意義，但對於兩種不同文化現象的平行研究，我卻深感猶豫。因為依我看來，大家在有意或無意間支撐的傳統中的共同元素，只有在同一文化中才能找到，這些元素潛藏在思想、感情和想像中，……它們甚至可以超越時空，通常形成一種驚人的統一性。……因此，要為里爾克和馬查度，或里爾克和史蒂文斯之類的比較研究辯護，從此較文學的觀點來看，是比企圖在西方詩與中東或遠東詩之間找尋相似的模式要來得容易得多了。<sup>(9)</sup>



顯然，在維斯坦因看來，東西方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的比較是否可能，實在值得懷疑。然而葉教授卻認為，模子的應用不但使東西比較文學研究變得可能而有意義，抑且「正可解決了法國派和美國派之爭，因為『模子』的討論正好兼及了歷史的衍生態和美學結構行為兩個方面。」<sup>②0</sup>葉教授的辯論也預示了他在討論中國與英美山水詩中的某些觀點，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類傳統的問題。<sup>②1</sup>

藉類比研究以建立共同文學理論的努力，固然頗有建樹，但並不是毫無阻力的。在民國六十八年八月於淡水舉行的第三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奧椎基（A. Owen Aldridge）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他的反對甚至可見於佻皮的論文題目：「東西方關係：世界文學，可以共同的文學理論，免談」（“East-West Relations: Universal Literature, Yes; Common Poetics, No.”）。<sup>②2</sup>一言以蔽之，奧椎基視建立共同的文學理論為一種沒有意義的活動，他以為「尋找東西雙方之間的平行……並不仰賴共同的文學理論，而是仰賴世界文學的觀念。」<sup>②3</sup>他深信「藝術價值唯一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仍然是『普遍而永恒的人類的聲音』」，而當我們把文學視為激發讀者反應的一種媒介時，文學最根本的功能應該是「傳達意義，傳達感情，以及傳達美感的樂趣。」<sup>②4</sup>奧椎基這裏所謂的文學功能，歸納起來事實上並未超越前人的觀點，也就是教育與娛樂。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依奧椎基的說法，「這些功能既存在於各個時代和各個地理區域，那麼指出任何文學中任何功能的富有意義的平行，當是適當的做法。」<sup>②5</sup>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奧椎基的論點在在顯示了深受讀者反應說（readers' response）的影響。有趣的是，奧椎基一方面使出渾身解數為類比和平行研究申辯，另一方面卻否定建立共同文學理論所可能獲致的成果。其實在某一意義上，建立共同文學理論的過程跟尋找雙方的文類傳統幾乎是不可分的。理由很簡單，想要建立共同的文學理論，首先勢必要深入了解雙方的文類傳統不可。根據奧椎基的說法，文學的功能在於傳達意義、感情和美感的樂趣，那麼依我看來，至少其中部份的意義、感情和美感的樂趣，是潛藏於作品的文類傳統的，而讀者對於文類傳統的熟悉程度，難免要影響他對作品的理解或感受。既然文類傳統的觀念如此重要，則又何妨透過文類傳統的考察，進一步建立共同的文學理論？

到目前為止，中西比較文學仰賴類比研究的地方甚多；未來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可是



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有關類比研究的理論還是少之又少。而這正是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中最為切身的問題之一。我們可以想見，在未來的歲月裏，類比研究的舊有爭論相信仍會此起彼落。而在樹立較為完整的理論之前，類比研究之合法與否，恐怕只有端看實踐的結果。成就越大則為類比研究辯護的一方理由就越充足。「為甚麼比較？」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本文在轉述幾位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成果時，其實已提供了部份答案。我相信還有更多的答案，而這就有待更多的實踐了。類此研究是件不容易討好而又危險重重的工作，但是在中西比較文學中，卻也可能是收穫最為豐碩的一環。有一位仁慈的批評家曾經以樂觀的口吻，為比較文學描繪了一幅無限希望的遠景，他說：「比較文學家所面對的困難層出不窮。他不得不冒險，而且很明顯地，他比別的批評家喜歡幻想。但是當今天任何文學研究就像是一個國家的公路時——混亂的交通益為本身所排出的煙氣所困——，比較文學家不妨為自己眼前的遠闊空間而感到興奮，那一片廣闊寬大的遠景還有待開拓呢。」<sup>66</sup>任何從事類比研究的比較文學學者都應該懷抱着類似的胸襟，都應該因此而深感安慰。

(1) 目前較詳盡的中外比較文學書目是鄭樹森的「比較文學中文資料目錄」，見「中西比較文學論集」，鄭樹森、周英雄、袁鶴翔等合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第359頁——第412頁。

(2) Henry H. H.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 YCGL, 9 (1960) P. 4.

(3) 李達三，「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第163頁。

(4) 「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收於「中西比較文學論集」，第1頁——第35頁。

(5) 李達成，第257頁——270頁。

(6) 見「譯者序」，「比較文學」（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九年），第iii頁。原書資料為：Henry Giffor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9)。



- (7)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s and Perspective*, rev. ed., ed. Newton P.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Carbondale &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

(8) 同註(一)。

- (9) J.T. Shaw, "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Stallknecht and Frenz, p. 90。

- (10) David Y. Chen, "Li Ho and Keats: Poverty, Illness, Frustration and a Poetic Career,"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 no. 1, (July 1965), 67

(11) 同上，第 81 頁。

- (12) 周英雄，「情教官與李爾王」，收於『中西比較文學論集』，第 225 頁——第 253 頁。

(13) 同上，第 229 頁。

- (14) 「衣飾與追求：『離騷』和『仙后』的比較」，收於『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洪範書店，民國六十八年），第 85 頁。

- (15) 「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語言、美學的匯通」，收於『飲之太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第 79 頁。

- (16) 「中國古典和英美詩中山水美意識的演變」，收於『飲之太和』，第 153 頁——第 193 頁。

(17) 同上，第 126 頁。

- (18) 收於『飲之太和』，第 263 頁——第 290 頁。

- (19) Ulrich Weisst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7-8

(20) 『飲之太和』，第 284 頁。

- (21) 張漢良教授曾有長文介紹葉氏的比較文學方法，值得參考。見「語言與美學的匯通——介



紹葉維廉比較文學的方法」，『中外文學』，四卷三期（民國六十四年八月），182頁——206頁。

22 A. Owen Aldridge, "East-West Relations: Universal Literature, Yes; Common Poetics, No", *Tamkang Review*, Vol. X, nos 1 & 2 (Fall & Winter 1979), 17—33

23 同上，29頁。

24 同上，30頁。

25 同上，30頁——31頁。

26 Henry Gifford, p. xii。

• 校後補記：錢鍾書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給李達三教授的一封信上，曾經談到比較文學在中國的歷史問題。他的話大意如下：「至若比較文學在中國之興起，余深憂擬議中之『簡史』或將流於冰島論蛇之篇章，或論爲子虛烏有之僞史而已。……先生等實乃此一學術之肇始者也。」錢氏的話不合史實，只能視爲鼓勵，不可當真。五十年前的學者對比較文學的提倡容或沒有今天的學者來得熱烈，但當時已有比較文學的介紹卻是事實。李達三師稱錢氏的話爲「太過謙虛的反應」(an overly-modest response)，信然。見 John J. Deeney, "A Prospectu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and Strategy*, ed. by the same author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86



小小說特輯





# 待墾地

彭志鳳

對本地寫作者，小小說還是相當陌生的概念。它與極短篇究竟有何關係？是否應當劃分開來？至今仍無定論。「小小說」一詞意譯自英文 Short Short Story，根據美國當代對小小說創作理論素有研究的瑪仁·愛爾握德 Maren Elwood，她著有 [ Write the Short Short ]。丁樹南譯為「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1967年由台灣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歸納，小小說可按其長度分為四類：① Condensed Short「濃縮短篇」，字數從1800—2500左右；② Regular short「普通小說」，字數從900—1700左右；③ short short「小短篇」，字數從700—800左右；④ Storiett「極短篇」，字數在600以內。這樣的劃分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用來判定一篇小小說的類別。「小小說」與「極短篇」應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但筆者偏愛「小小說」譯詞，因為「極短篇」常受字數觀念的困擾，不但會窒息這文體的發展，還往往與短篇小說混淆不清。無論小小說或極短篇，其基本精神有二：一是具備小說的特質與效果，二是篇幅短小。於是，我們不妨給小小說這樣的定義：所謂小小說，指的是以較一般短篇小說為短的篇幅與較小的規模，字數通常不超過2000，能夠使讀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一份類似小說的最精美的精神享受：或看到一幅動人的人生畫面，或透視人性裏可愛可憎的一面，或聽到一個人物的真摯心聲，或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情緒，或領悟到一點可貴的真理。



小小說的形式，中外自古已有。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先秦諸子的寓言故事，歷史散文，都已有一些篇幅精簡，意涵深遠的作品。兩漢以後流行的筆記，魏晉南北朝的志怪與志人小說，以及列於正統文學之外的笑話、雜俎等，也都不時有一些言近指遠的短篇傑作。西方與中東的古代神話，寓言故事，中世紀時代的軼聞筆記，也都曾出現類似小小說的短篇。然而，這些中外古代的短篇創作，還不能算是小小說，因為它們從未被當成一種獨立而統一的文體來創作，並且從未取得文學上的認可，它們往往只是小說發展的原始模型。現代小小說的誕生，應當是在十九世紀歐洲短篇小說流行之後，至於它逐漸受重視，則是由於現代生活的刺激。二十世紀是科技飛躍的時代，都市化工業化的結果，促使人類生活趨於緊張、繁忙與機械化，剝奪了人們閱讀的時間與精力。同時，隨着知識的膨脹、爆炸，文藝不再是人類唯一的精神結晶，也漸漸地被傳統教育所忽略，因此，那種節奏明快、結構精簡、刺激強烈的作品，便應運而起，並且迅速獲得一般現代人的擁護，他們不願深入地思考、體會，趨向於那些直接沖擊，時間經濟的極短篇創作。美國高度發展的現代化社會乃小小說大量繁植的溫床，質與量都頗可觀，小小說的基本創作理論也築固下來。台灣在六十年代末期開始引進小小說的理論與創作，但直等到1977年以後，小小說才在台灣報章副刊大力提倡下盛行起來。本地小小說起步較遲，一般寫作者對新思潮的感應向來不強，1980年南洋商報文藝刊「浮雕」才開始有意識地推廣小小說的創作，也初步介紹了小小說的創作理論。此後，小小說才以新穎而獨立的面貌出現本地文壇。

小小說雖可獨立自成一種創作文體，但在精神上它還是屬於小說的。小小說是以整个人生世界為對象，其素材可取自個人生命歷程中的體驗，回憶，或得自身邊做事，或來自口傳、新聞、間讀等等，可以說是「人生處處極短篇」。只要我們懂得觀察，善於把握，小小說的素材俯拾皆是，永不枯竭。小小說的最大特色在於篇幅極短，因此，故事要濃縮，結構要簡單，文字簡潔，但又寓意深刻，能衍生美感及感人的效果。因此，一篇小小說的成敗，也必須受一般小說基素的影響，這裏就從人物、情節結構與時間處理方面作一簡單的討論。人



物是小說的靈魂。小說乃通過人物的行動與語言來造成情節，展開故事，小小說也不例外。小小說裏出現的人物不宜太多，通常是由一個主要人物帶動故事，作者格外留意該主要人物的刻劃，必須在最短的篇幅裏集中地窺出人物最特殊、最傳神之處，同時具有強烈的真實感。這樣，描繪小小說的人物時，便必須省略許多概念化的描寫與敘述，力求一針見血。瑣語贅筆是小小說的致命傷！小小說比一般短篇小說更注重情節結構上的凝鑄。小說通常是一個故事，故事必定有起因，發展、結局三部份，小小說在結構上也不能避免地分為首部、中部、尾部。首部通常較長，點出故事的緣起與主角，再埋下伏線與強烈暗示，由此展開情節。中部推衍故事，使氣勢逐漸昂揚，在節奏與結構上必須非常緊湊，這是一般小小說作者所經常忽略的部份。尾部是故事的結局，不宜過長或加插作者的解說、告白，應當讓讀者親自體會，使他們有餘意未盡，回味無窮的感覺。一般而言，小小說的尾部往往決定作品的成敗，因此，令人「驚愕」而又默默認可的結局是小小說常用的表現手法。在時空的處理方面，小小說受篇幅局限，兩者都必須高度地濃縮。時間上，小小說從發生到結局，不宜拖延太久，否則將削弱節奏上的緊湊性。至於空間或場景，雖不限於一個地點或一個布景，但應盡量求其少，以免轉移了讀者的集中點。至於小小說的表現手法與風格，並無一定樣式，全憑作者存乎一心的生花妙筆，自由發揮，作者只需將所收集的材料，經過創造性的佈局與塑造，賦予或突出其意義，最終達到感人的效果，便是一篇好的小小說。

本地開始小小說的創作，不過是近一兩年的事，發表小小說的園地主要有「浮雕」副刊（已停刊），「文林」副刊，「獅城文藝」（奮斗報月刊），「度荒文藝」半月刊，「同溫層」季刊。目前從事小小說創作的幾乎清一色全是年輕寫作者，如楊野、董農政、卡夫、依汛倫、川依特、彭飛等；這也許是由於一般人對小小說仍不甚了解，也或許是年輕人對新的創作體裁有較強烈的探索欲望。目前，本地小小說創作還處在實驗階段，免不了會出現一些草創時期的通病：1. 概念模糊不清，易於與小品、隨筆、報導式散、雜文混淆，甚至變成一種說故事或談笑式的形式，使小小說的形象始終無法確定下來。2. 有



過於注重文字上的雕飾與氣氛上的擬造的傾向，忽略了人物與人性的刻劃，以及情節上的迂迴度與戲劇性。這樣，讀者很難直接地感受，並且常常在華麗濃艷的文彩裏喪失小說的特質，不但難以引起廣泛的共鳴，並且是失去小小說的原意。3. 風格缺乏多樣化。小小說取材極廣，表現手法必須相應地多樣化，有些作者常拘於一格地去從事小小說創作，恐將窒息了它靈活多變的生命。4. 忽略人情味與趣味性。有些寫作者過於強調小小說必須有深刻的內涵，強求在極短的篇幅內表達深遠的哲理或玄奧的內心歷程，或者加插一大段作者嚴肅的告白，這都是不健康的現象。小小說應以廣大讀者為對象，濃厚的人情味和豐富的趣味性是它成功的一大關鍵，而一些小小說作者仍然以「不迎合世俗」為理由，將自己束縛於小圈子，開拓不出更廣闊的人生境界。我國社會的發展實已為小小說供應了一個茁長的环境，這種言簡意賅的文體必定能在現代生活裏建立一席之地，為了達致這個目標，應當鼓勵更多寫作者加入小小說創作的陣營，從各種方向努力進行嘗試，使這一新的創作方式最終能脫穎而出。除了創作陣營的擴大外，還應加強小小說理論的介紹與創作的評論，希望能以本地特殊的風格開創出別具一格的小小說新氣象。



他們給我掛上牌子，填了號碼。

祖父當年說過：當木棉花紅遍山坡，幸福和平的日子就會到來。爸爸還沒來得及教會我這番話，便背着槍走了。媽媽用乾姜的奶頭養大我，爲了使我能吃到白米飯，把我送進教堂，還學起法文。媽媽說木棉花開滿山坡時，爸爸就會載着英雄的大紅花回來，我們也會有間又大又不漏水的木屋。媽媽天天念菩薩慈悲，我低頭祈禱。

有一年木棉花真的開遍山坡，村子裏插滿紅旗，爸爸沒回來，載着大紅花的英雄闖進家門，倒翻箱櫥，還把媽媽手上的戒指拔了去。媽媽沒有哭，我也不曾問起爸爸。

不曉得過了多少，家裏來了個威武的長官，把我帶去測體重，量體高，又叫我打下十指的印模。這回媽媽急得大哭，夜裏也常悄悄出門。幾天後的傍晚，媽媽給我打好包袱，塞幾張美鈔在我懷裏，叫我跟教堂的阮神父乘船出走，一再吩咐他好好照顧我。我沒有哭，祖父、爸爸和媽媽都說過木棉花開滿山坡後，幸福就會到來。

阮神父沒有照顧我，在海上漂流的第三天，他就患上瘧疾，兩天後人們把他拋下海。包袱裏的餅乾很快就吃光，我開始用美鈔買發霉的麵包；幾天後，我們在一個島上登陸，才有鬆甜的面包吃。

兩個月後，或者僅僅是一個月再多一點，我被帶去見兩個黃頭髮的白種人。他們見到我時似乎是在偷笑，也許是因為我站着跟他們坐着一般高。

「你爲甚麼選擇去法國？」

「自由！」這是阮神父一再囑咐的答案，我重複了三遍。

他們很滿意，又問：「如果有機會，你還會回去家鄉嗎？」

「不！」媽媽說無論如何不能流淚，但想起媽媽，我總是忍不住。

他們打量了我一會，說：「你好像不足十六歲。」

「十五歲半。」我看到他們低低商議，驀然想起阮神父的話，焦急地說：「我會法文，我是基督徒！」

「噢？你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不，我媽媽拜菩薩。」

「那你爲甚麼會成爲教徒？」

「我媽媽說那裏有天堂。」

他們靜靜地看了我很久，不再說甚麼，給我掛了牌子，填上號碼。



一月十九日的傍晚。李根不得不借故推掉黨員爲他設的一個宴會，因爲卡特說有要事相告。

卡特還是那張笑臉，倒使李根楞了一下，到底應該開懷的是誰？卡特舒出一張發黃了的紙，上端印有紅色 [ TOP SECRET ] 字樣，遞了過去。

按鈕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是時間上的問題，那將是世界的末日，而無論主動或被動，下令發射我國飛彈的人將是屠殺人類的兩個元兇之一。台端現在接受的是一顆未曾定時的計時炸彈，請盡早延遲那時刻。幸運。

艾森豪威 簽

兩人沉默了一陣；卡特開口：這是從艾森豪威總統傳下來給每一新任總統的，事實上或者沒那麼糟，小心點就是。你也許需要一杯酒，我想：四年前當福特總統傳給我這信時，我也跟現在的你一樣。上帝。

他們握手，然後卡特輕快地走了出去。李根沉重地踱進書房，他要了一杯酒。

## 接任前夕

零夏冰



# 拍照

寶貝，那天我們帶你到伊麗沙白道，沿着寬大的柏油路，你一小步一小步拖着走，爲着小脚能支撐胖胖的身軀感到驕傲，好像走過了幾個世紀了。媽媽走在你不遠處，我提着相機，面向着你往背後退，我向機攝下你可愛的小臉旦，媽媽替你綁好的兩條幼細辮子左右幌動，布娃娃在你小手裏吊得好可憐；你有意跟我搗蛋，我瞄準了鏡頭，正要按下快門，你就嘟起嘴角把臉別向他處，媽媽在一旁鼓勵着：「小米，小米，看前面，爹地拍照好好玩。」

汽車走動從大草場那方傳來，欄柵旁的一排青龍木的細絲在海風吹拂下柔柔的擺着，還有甚麼在吸引你呢？寶貝，你太矮小，載貨船在岸外看不到。

媽媽在石凳子太高，你太矮，爬不上，我想扶你一把，你把小手挪開，好大架啲，寶貝。

媽媽不坐了，你又搖搖擺擺小小心心地步出去，我迅速按下快門，十分精彩。

布娃娃摔了，海風把你的裙子吹得好高啲。「小米，看船。」媽在喊。



你「飛快」地步過去，我在後面跟着，步到接近媽身邊，媽雙手把你提起來，在欄柵之上，在媽懷裏，堤岸外的風景即刻吸引你，你發出我們聽不懂的兒語，用胖嘟嘟的小指頭指着海面，哪，哪，哪。

我們都笑了。

「小米，拍一張。快看爹地那裏。」

你轉過來又轉過去，兩隻小手一會兒放這，一會兒放那，就是不肯停下來，靜靜讓我拍一張好好的。

「小米，乖乖啲，爹地那裏，笑一笑。」

扭動着小身子，小脾氣開始升上來，鏡頭隨着你擺這擺那，我還是耐心等你高興，爲人父母就是這樣，原因只有一個，我們太愛你了，寶貝。

媽媽把你的手放好，另一隻手又不知搬到那裏去，找不到適當的地方，小臉呢？埋起來了，你好像不喜歡相機，裝得好難看啲，我無無可奈何按了下去，最後聽到一陣細碎聲。她笑了。



李志明

與母親甫抵喪家。  
他們姐弟倆便從屋內迎了出來。  
雖然，他們臉上是掛着笑靨的，但我並不喜歡這種勉強裝出來的笑容。

把我們引入客廳後，在死者靈柩前我默默地、虔誠地焚上一柱清香。若果我的到來我的虔誠她得以知道，也算盡了我的一點心意。

縷縷輕煙裊裊上升。我靜視着死者的遺像。雖說我是很虔誠地焚上清香一柱的，但對於死者，我的感情却是冰冷一片的。很矛盾吧？

雖然她的逝世曾令我驚愕一陣，但我却更相信我是不會爲他留下一滴淚或甚麼的。她底遠離，僅像一位陌生人的離去一般無法令我傷心痛楚。

人，總會死的！傷心又能怎樣？而實際上，我已坦言我是不會爲她掉淚心傷的。

只是，疑惑我的却是：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她才算恰當。

叫她母親？

我是很不願意這麼稱呼她的。  
我的母親此際就站在身旁。雖然，她只不過是我的養母罷了！  
而死者，雖的的確確是我的生母，但她却絲毫沒有盡過一點做母親的責任。甫出娘胎，我就變成了一件貨物，被轉賣到別人手裏去了。是此，我怎能叫她母親？倘若我肯叫，她又是否覺得配做我的母親呢？

對於已逝的“母親”，我底心是冰冷一片的！

笑我冷血罵我無情，此刻，我底感情確已成冰。

離開靈柩前，我多望了像中人一眼。

我得立刻離開這兒。

我真得不願逗留多一分鐘。

這臨別一眼，已是最後的一眼了；而今而後，我們已不再相見了！

對那幾位親手足，更不想與他（她）們說再見，永永遠遠地不要說再見了……。

## 不要說再見



---

黃昏

老人

風入松

---

小小說特輯

---

再也沒有多少歲月可供砍伐了。黃昏是殘燭，焚燒在淒苦的風裏。雪白的髮絲混拌着飛轉的刀影，在昏色中散出點點寒意。

那一年離鄉的兒子回來了，淒苦的風有了喜悅。久皺的臉鬆弛了，他兩手緊緊地抓住兒子的臂膀，兒子把幾百塊錢塞進他的手裏。這不過是三、五分鐘的事。兒子被車裏那女人喚了回去。這陣甜蜜就像逝去的汽車所揚起的泥沙，濛濛地翻滾在他的腦際。濛濛中有真實，真實又迷離。

從此不再看到兒子的身影，那幾百塊錢還塞在他的腰際，有了它就像把兒子和他的拴在一起。揮起幾十年不斷揮動的砍草刀，草兒紛飛，刀影閃動，孤獨的風中殘燭，搖曳成將逝的昏色。



● 白船

小小說特輯

# 罐頭

某年的一個夏天，議論日報編輯夏日口先生如常上班，跨進辦公室門口的當兒，發現空氣異常低陷。公司職員一反平日的忙碌紛吵，大家面目麻木地呆坐在座位上，似為某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蹙眉深思。夏日口先生低望了一眼腕錶：十點五十分。到底在搞他媽的甚麼玩意兒？他走向他部門的採訪記者藍云德的座前：「倒底怎麼回事？」

藍云德從深思的迷宮中掙扎出來，一口咬着煙根瞪着他：「罐頭

.....

夏日口先生一眼瞥見總編輯室內的伍零先生，整個龍腫的身軀深陷在大椅中，苦苦思索。夏日口先生推門進去，而一向反應敏捷的夏零先生竟一無所覺。夏日口先生來到伍零先生的案前，看見桌上攤開



一張寫滿了字的草稿紙，一枝筆，一杯紅酒，和伍零先生終日不離口的煙頭。

「伍零先生。」

伍零先生從思索中驚起，一眼木然的望着夏日口先生。

「今天甚麼日子，不用辦工嗎？」

「罐頭……」伍零先生有點按捺不住，但後來強自抑制自己，

「坐下，夏日口先生。」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全都要改爲罐頭廠工人了。」

「我們？你是說報館要倒閉了嗎？」

「不是報館要倒閉。是報紙這名詞將不再存在了。」伍零先生緩

緩地說。

「這是甚麼意思？」

伍零先生把案前的草稿紙推到夏日口先生的面前，說：「這是最

後的一則新聞了。」

夏日口先生托了托眼鏡，仔細地讀下去。新聞很短，這樣寫着：

「……從即日起，所有報章雜誌書籍將從本國絕跡。政府已成功製造一個『罐頭精神糧食』。此罐頭精神糧食製作簡單，其中一切配料將由政府制定，按一定的公式配制。此種罐頭功效奇好，可確保國民團結，和族和諧，政治穩定。罐頭的使用方法極爲簡便，只要每天清早把罐頭沖水像牛奶一樣喝下即可。據悉，全國所有出版商、作家、編輯、記者等將會被調派到新建起的『精神糧食罐頭廠』任職……」

夏日口先生還沒看完這一則某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則新聞，就感到頭昏眼花，急急脫下眼鏡，做了一口深呼吸……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四日）



# 軒尼詩

岸沙

——你喝軒尼詩嗎？

——我喜歡軒尼詩。

而夜深了。我甚麼都沒有發覺，直到我來到庫司畫廊的門前。我問一個中年男子，我說：「你喝軒尼詩嗎？」

「我喜歡軒尼詩。」他答的。確那是很妙的一句話。我接過他遞過來的健牌香煙。我們一起踏進庫司畫廊的走廊。走廊兩旁是一排竹，昏黃的燈照着，沙沙發響。

「軒尼詩死了。」我說。

中年男人似乎沒有任何悸動。我知道他是爲了我的來到而立。在風中等我那麼久的。他本來要等的人是軒尼詩。而我不是。我只是軒尼詩的朋友。



「撞車。」我說：「前十分我在醫院見到他，他給我這張紙條。」我把紙條遞過去。

他沒有看。他知道那上面寫着的是甚麼。

——你喝軒尼詩嗎？

——我喜歡軒尼詩。

我們無語。我們走盡走廊，轉左，是一個空濶的展覽廳。

「這些都是軒尼詩的畫。」中年男人說。

「唔。」

「他的畫展就在明天。」

「唔。」我領首。吐出一大口煙霧。

「他的畫都沒有簽名。」

「爲甚麼？」

「不知道。」

我不再問。我向中年男人要一隻黑色的墨水筆，我就在黑暗中在每一幅畫的左下角簽上H·N·兩個字。

中年男人立在我身後，隨着我移動。

他不出聲說話。空氣彷彿凝凍住了。我的額冒出點點汗珠。我感覺到它們爭先恐後往我脖子下流，一種麻癢的感覺。

我咬牙忍住。二十分鐘後，我從庫司畫廊出來，中年男人在身後相送。

我發動車子。

我要趕回去畫另外一幅畫。

題名是『軒尼詩』。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四日)

●張媚兒

# 魚

凡是和三蘇汀有過接觸的人，都說他是個好人。好人定義是：這個人容易說話，性格軟弱得似乎沒有了勁道，誰都可以佔他的便宜，而不必害怕報復。他是一間工廠生產線的監督，底下有二十來人應該受他的指揮，但因為性格的局限，久而久之，受他監督的，只剩下那條自動的運輸帶。而他的妻，一個強悍、高壯的女人，連生了六個女兒，向人說起他時，總是說：「我家那個老好人……。」而她對他也沒有持無恐，因為他的負擔已這麼重，不可能會玩花樣。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看破了他是個好人。



家裏的孩子多，又都年小，一個堆一個梯級似的堆上去，聒噪得不得了，地上全是零零碎碎的雜物，他的妻一天到晚無時無刻都在吼喝着。一星期六天，他都這樣過着。只有星期天，是他整個星期的指望。他可以提着釣竿，去到那個兩哩外的廢礦湖，深不可測的一個湖，坐在樹下垂釣一天。有時坐一整天，也一無所獲。但至少，湖中的魚不懂得向他嘲弄，像他的妻：「阿邦蘇，魚哪裏會上你的釣，不如留在家裏替我掃掃地，抹抹窗吧。」

樹下的泥土顯得鬆軟、滑溜。昨天剛下過一場大雨，礦湖漲高了不少，根據經驗，這是魚類最活躍的時候。但三蘇汀身旁的紅色塑膠桶，只游着兩尾普通的小魚，這是他坐了一個半小時的收穫。此刻，魚線又動了。有魚在吃餌。一會，魚線在抽緊，他站起來，準備抽線。水的那一端的力道似乎很大，整條釣竿都彎了，魚還未露出水面。「這魚不小呢。」他想到。湖面上盪出大圈大圈的漣漪，那魚在拼命掙扎。血色漸漸浸上他的臉，額上泌着汗珠，他聽得清清楚楚，自己興奮的心跳聲，在回顧渺無一人的廢置了的礦湖邊。他再抽緊了一些，那魚一躍躍出水面，竟然是條約一呎半長的蘇丹魚！一種他從來沒有釣過的魚。多麼高貴肥美的魚呵！

竟然被我釣到了！汗珠滴下了他的眼睛，他也不及去抹拭。「阿邦蘇，魚哪裏會上你的釣。」今天，她再也說不出這話了。三蘇汀釣到一尾一呎多長的蘇丹魚，這件事，傳了開去，至少可以消滅那些一向自認以為比他聰明的人的威風。那魚還在大力地掙扎，他向下越了幾步，便可以一舉力將魚拉上。但他腳下的泥土，經豪雨沖刷，變得異常鬆軟，吃不起一個人的重量，整片泥土向礦湖衝下，三蘇汀也一起拋墜入湖中。湖水極冷，像天一般大的向他蓋過去。在沒頂的那一瞬間，他興奮的想道：「你還不是上了我的釣。」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 風山泛

# 蓮

她怔怔的站在露台，凝望城市繁華的燈火輝煌，那一片燈海裏，不知可有一朵千瓣的蓮，在煙塵裏冉冉綻開？

這座人煙雲集的城，她一住便是五年。清晨趕着上班，傍晚疲憊的下班，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個廿五歲的職業女性，有優厚的收入，她還要求些甚麼呢？

她經常夢見一座蔚藍的高山，遠遠的座落在天的一角，似近似遠，似遠似近。

上班，面對着許多文件，下屬的咨詢，上司的囑咐，趕趕趕，時間便是金錢。

休息時，談那些服裝化粧品還有昨晚的電視節目錄影帶，東家長西家短的瑣事。



下班，看電影嗎不然便看電視，或者聽歌，或者赴男朋友的約會，或者獨自一人，坐在沉寂的房間裏，讀書。

爸媽不忘關愛地催她好找個對象安定下來了。廿五歲，不小了。他們說。她不是沒有男朋友，但，結婚？生孩子？做媽媽？如此老去？她想起自己，彷彿還是昨天，還依偎在爸媽的懷裏，吵着要吃冰淇淋呢。時光是甚麼呢？她忽然真想問問他們，是否心中了無遺憾，一些兒也不感覺空洞？

她覺得自己像一朵萍，在茫茫的時空裏飄遊，望不着可以棲息的岸。

她經常夢見一座蔚藍的山，峰頂有白茫茫的雪。

文學、畫畫、音樂，只能帶給她一時的情緒昇華，但有何助於開解她心中的糾結？生與死亡間，意義匿身於何處呢？

拿起了筆，她緩緩地寫下：

親愛的爸爸媽媽：

我要走了，離開這一座城，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我也知道那裏會有甚麼，但感覺告訴我，那裏有生命如雪蓮在寒凍中綻開，而且恒然不凋不謝。

您們好好保重。

女兒：萍上

她張開了眼睛，籠罩在黑暗裏的房間一片死寂。她知道自己還好好的躺在床上，甚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 蔡 桐

## 盲 月

從昏暗的旅店走到冷清的巷子裏，迎面涼風吹來，他不禁顫了一顫。人是清醒了一些，可是腳步依然有點蹣跚。

他記不起旅店裏，和他躺在一起的那個女人的臉。和一個與自己毫無感情的人造愛，那種快感令他反胃。

兩年前，爲可避開那滿身的膠屎味，爲了離開菜園的糞肥味，泥土味；爲了要闖天下，看世面，「不要一輩子靠泥土生活」；他滿懷希望地離開了那個與世無爭的小山城，來到這個令他眼花瞭亂的夢城。

兩年以來，他有不少的理想與美夢。但是，它們就像那五色繽紛的霓虹燈，亮了又熄，引誘着他，可是他永遠捉不住它們。他的美夢一個個成了夢魘。他碰了不少釘子，受了不少人的氣。現實，把他折磨成成了一隻異物。他原來的面貌已經不再存在。他像一條清澈的山溪，由美麗的山谷流向大海，經過污穢的城，滲雜了種種的污染，恢復不了原來的清純。因爲逆流是不可能的。山溪不能倒流回去那自然清幽的山谷。

他沒有闖出天下，只碰得自己焦頭爛額。他看到的世面，是陰險，欺詐，虛偽，剝削。他感到疲憊、厭倦。他只能借酒、借煙、借旅店裏那些無名女人來暫時發洩他的苦悶與迷惘。他已經從清切的山溪，變成了惡臭的陰溝。

他想回去那山城，嗅嗅那兒親切的泥味、草味、膠屎味。見見久別的親人，嘗嘗在城市嘴不到的溫情。

可是，這一身的污穢，使他感到慚愧。

他帶了不少的夢來到這裏，它們也在這裏枯萎了。死了。

清冷的巷，清冷的城，清冷的心境。

他抬頭仰望。一輪枯黃的月，冷冷地望着他。

微微的光，竟然使他昏眩。眼前只有一片刺目的黃光。

他失落了。在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裏。



介紹香港畫家

顧媚

與

丁衍鏞作品回顧

專輯

# 顧媚來吉隆坡 開畫展了!!

蕉風編輯部





顧媚要來吉隆坡了！但大家請不要搞錯，顧媚此次到吉隆坡，不是來登台演唱，她是來開個人畫展的。今日的顧媚，已經不是明星，而是香港傑出畫家之一。為甚麼顧媚會放棄電影及歌唱，而選擇繪畫作為她的事業呢？顧媚說：

「我選擇繪畫藝術，是因為我從小愛好美術。以前我從事唱歌及拍電影，是為了生活，後來毅然放棄歌影，專心繪畫，原因是繪畫藝術更吸引我，而且歌影藝術生命有限，繪畫藝術卻永無休止……。」

這是顧媚第一次到吉隆坡開畫展，將於四月十日（星期六）在集珍莊畫廊展出九天。顧媚目前專畫中國水墨山水，屬半抽象的，新意的，顏色鮮明的。她喜愛畫雲與霧的動態，來創出獨特的構圖和畫風。為使大家能進一步了解顧媚的畫，本刊特地轉載兩篇評介顧媚的文字，以饜讀者。

## 簡介

顧媚原名顧嘉瀾，原籍蘇州，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廣州，父親顧淡明，為早年中國傳統畫家兼古畫鑑別專家，因之顧媚從小就孕育成長於一個藝術氣氛之家庭，故自幼便酷愛繪畫，中學畢業後她因環境關係輟學，以歌唱及從事電影演員為業。六十年代曾以一曲『不了情』獲得亞洲影展最佳主題曲獎，但於此時期，她仍不斷習畫，早年隨嶺南派大師趙少昂習嶺南派畫，後又隨胡念祖習寫意山水，奠定了她傳統國畫之根基。由於她對繪畫藝術之興趣日增，故一九七〇年當她與邵氏電影公司合約期滿後，即毅然退出歌影壇專心繪畫藝術。

一九七四年，顧媚在現代派畫家呂壽琨之指導下，開始吸收現代畫之理論，她天資聰穎，在短短幾年內便不斷創新風格，其作品融合現代與傳統手法，畫境充滿音樂韻律與詩意。她喜強調雲與霧的動態，畫面渲染獨特，色調襯托季節變化，其意境使人有無涯之感。

自一九七一年顧媚於台北舉行第一次個人展覽之後，她的作品經常在香港、新加坡、泰國、台灣、美國、澳洲等地舉行個展或聯展。其作品獲得世界各地收藏家或藝術館所收藏，一九七七年榮獲香港市政局頒發之藝術獎。一九八一年再度獲得香港市政局藝術獎。顧媚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主講「現代水墨畫創作」文憑班，現則在香港大學主講水墨畫。

### 徐子雄的『顧媚的畫』（一九七六年四月）

寫無形而有形，寫無聲似有聲——這就是顧媚的畫。

可能是內在情感的突發，可能是外來刺激的觸動，如即興的歌唱，出於心，通過紙、筆、墨的交互而傳現於形。形是近乎山水的樣貌；但這只是筆墨的宣示，產於毛筆，是水墨交融的效果。時情感的迸射，筆墨意到，乃超乎形的啓露，突破古意乃表現於抽象。顧媚的畫並不是抽象，是近乎抽象；不是傳統，是近乎傳統。

抽象；是由於畫家情感的澎湃，下筆求吐心中逸氣。故不求形，是畫意的發洩，全出於內心的給予，全是個人的非客觀表現。

不是抽象；她不是純於情感入畫，單求情懷的發洩。山川靈動，盡有節奏。

傳統；她還喜用傳統繪畫語言，山川之凝神，行藏，連屬皆現於作品。

不是傳統；畫家離脫古法的軌序，把智識拋棄，只尋找筆墨的意會。

久受音樂薰陶的顧媚，她的血液都含有音樂的細胞。她的作品都是無聲的樂調，聽之不見，聞之則在，不是天籟之聲，地籟之聲，是顧媚內心之歌聲。時或對自然幽美的頌讚，時或對人生感懷的低唱。線，有如拉琴的弦，輕輕的震動便產生醉人的調子。線的組合匯散便是構圖的骨格，亦是筆觸在畫面的旋律。含剛勁於婀娜，上下映帶，筆有回顧，林石流泉，莫不有情，這就是無聲之聲。



顧媚的畫面空間是虛無而實在，是實在而虛靈。正負實虛空間的交替，把觀者帶領至飄遊的幻覺境地中。空迴離接，變化無常，像喻人生的離合、聚散。這大概是畫人的懷抱，對人生的感嘆。含道應物，畫家之所以在畫道中尋求知性。畫是畫家的人品表證。靜逸生活求畫的顧媚，已把自己提昇而心如明鏡的無塵境界，所以她的作品是淡雅如詩如水。

## 王無邪的『前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  
若隱若現的群山與密林，似有似無的飄雲與輕霞，忽前忽後的千形萬狀，乍明乍暗的光色幻變，構成了顧媚特有的柔美畫境。

那是自然，也許更是夢之延伸，是筆墨，也是非筆非墨。顧媚擅於肌理之營造，從無形中求形之似與不似，以重重疊疊的線紋，層層渲染，開啓縹渺的空間，而明麗的色彩撲人眉宇。

二  
演與歌已不容易兼長，演、歌、與畫更難得同集於一人。顧媚之背景與道路與香港其他畫家迥異。她習畫較遲，卻能夠在短短幾年間，建立頗為明確的個人風格，是值得注意的。在畫藝上成長之快，顯然是稟賦過人，得天獨厚。她不會受過嚴格的學院訓練，在寫實功夫與傳統國畫技法都無深厚基礎，或者就因為如此，她一開始就不受傳統所困，而進入個性之抒展。

三  
由華美而恬和，她的步伐引向深邃意境之拓現，所以今次之結集，肯定了她努力的果實。她面對畫案的時間一定不會少，然後她纔能夠成爲香港畫壇一股新的力量，使人對她充滿寄望。



晴空萬里圖



朝露



早春



初晴





聚與散







潤趣





清晨預唱曲



秋雨



# 丁衍鏞的畫——怪得可愛

姚拓

我與丁衍鏞相識并不太久，一九七七年夏天第一次與他見面，一九七八年又去拜訪過他幾次，想不到他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就與世長逝。

一九七七年，我準備去香港探親旅行時，好友鍾正山兄告訴我，香港的丁衍鏞先生，是一位非常突出的畫家，可以說是畫界的奇才，要我去香港時千萬不失之交臂。正山又勸我，要我以畫廊的名義定購丁畫三十或四十張畫，介紹給吉隆坡的收藏家。正好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與丁先生是「忘年交」，於是，很容易地就和丁先生見了面。丁先生住在九龍尖沙咀一座樓屋內，客廳和臥室內的架子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古董，有很多是商周時代的古物。那時候，丁先生的身體還很健康，非常健談，我們在他家裏坐了好幾個鐘頭才離開。他當時畫了一件達摩像送給我，另外也送了正山一張畫，由我帶回。（一九七八年，他又送我一張「八仙」，現已轉送給陳瑞獻兄。）

我初次看了丁先生的畫，不由得大吃一驚，他的畫實在「怪」——怪得令人發笑。我當時想：這樣的畫拿到吉隆坡的畫廊，照原價也賣不出去。不過，一來是正山的連次囑託，二來是我香港那位朋友的從旁慫恿，三來是丁先生為人的態度太好了，他已經七十多歲了，說話及動作都十分「純真」，一點也不故作，和我雖是第一次見面，却把我當成數十年的老朋友似的，甚麼話都談，尤其是談到當代的畫家，他對誰也不滿意。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位老先生，不但「畫」怪——為人也「怪」，可是怪得令人可愛。所以，我當時為畫廊買了他二十張畫，每張港幣六百元。

吉隆坡的畫家朋友們，聽說我帶了丁先生的畫回來，都來參觀他的「怪」畫，大家見了莫不哈哈大笑。可是掛在畫廊內，一張也沒有人要。後來，正山每逢見到人就介紹丁衍鏞的

畫如何如何奇特，構圖如何完美，線條如何有力等等。這二十張丁畫總算是售出去了，却是以原價馬幣三百元售出，而且多數是跟正山學畫的學生買的。

一九七八年七月，正好我又去香港，又帶回二十張丁畫。并代正山與丁先生面談，請丁先生來馬爲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舉行「義展籌款」的事，丁先生一口應承一百幅畫，答應只收半價。我們原定於一九七九年初舉行畫展，丁先生還準備參加畫展的開幕禮。想不到當年的十二月，他那麼快就會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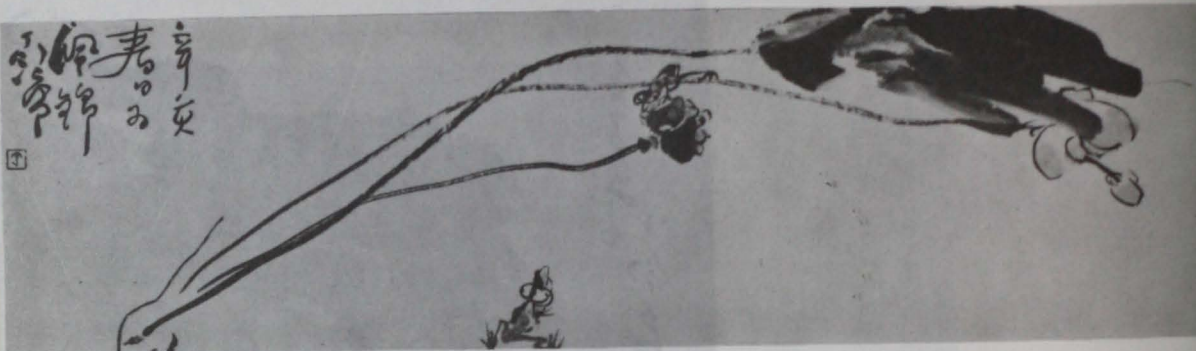
丁先生去世後，他的女兒才獲准由中國出境到香港爲丁先生辦理後事，我在香港的那位朋友，繼續與丁先生的女兒連繫接洽，丁先生的畫展，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吉隆坡舉行。

說老實話，丁先生的畫能夠散佈在吉隆坡，全是鍾正山兄推介的功勞。丁先生生前的原意，也是希望把他的畫分一些到馬來西亞。據我的推測，丁畫散佈于馬來西亞不會超過二百張。雖然丁先生畫畫的速度十分快，他爲人爽快慷慨，凡是向他求畫的一概不拒，聽說他的學生們向他學畫時，可以隨時要畫，他一樣照給。丁先生大約是在一九四九年到達香港，他一共在香港住了三十年，我想他的畫單單留在香港一地，大概不會少過五萬張。可是，現在在香港，却不容易收購到丁先生的真品。丁先生生前，他的畫并不值錢，人死了，反而畫價提高。丁先生的畫最先被人接受并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澳洲與法國。因丁先生在法國與澳洲的展覽十分受人歡迎，才間接影響到香港的畫界。大概是在一九七五年以後，香港的人才開始收購丁先生的畫。丁先生的晚運是不錯的，可惜只有四五年的時間而已。丁先生一生致力于他的「怪」畫，一至到了老年才像璞玉一樣被世人發現。由此可見，作爲一個獨立不群的畫家，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丁先生的畫，初看是「怪」，可是當你仔細再去觀看，就會令你愛不釋手，越看越喜歡。丁畫的特點是：「童真」，他用了他的「赤子之心」，去畫他的「兒童天地」。所以，欣賞丁畫，當用「返老還童」的心情，方能看出丁畫的奧妙所在。例如丁先生的青蛙，與實際的青蛙相去甚遠，兩隻眼睛大得出奇，完全是漫畫式的手法。殊不知這雙大眼睛，正是代表了青蛙的精神所在。他的人物畫，也是如此。

本期所刊的丁畫，大部係在香港丁畫回顧展中的作品。流散在吉隆坡的丁畫，已不易收集。可惜丁先生不能多活幾年，假如他多活五年，我相信丁畫在吉隆坡，就不只這區區的一二百張了。





荷與雙蛙



花果山前四傑圖







鷄鳴狗盜







衆生相  
戊午  
丁巳  
丁巳







鵝

武松打虎

戊午年夏







達摩像

## 畫風氣息

展覽中在不在畫中  
日期：3月26日至30日  
地點：吉隆坡新嘉坡

展覽中在不在畫中  
日期：4月10日至18日  
地點：吉隆坡新嘉坡

# 畫展消息

---

□ 黃乃羣旅印畫展

日期：3月26日至30日

地點：吉隆坡精武畫廊

□ 曾漢光中國畫展

日期：4月24日至29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顧媚畫展

日期：4月10日至18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本地畫家水墨畫展覽

日期：4月15日至25日（暫定）

地點：吉隆坡精武畫廊

□ Classic Print of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日期：4月2日至30日

地點：吉隆坡國家藝術館





桃源—顧媚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秋調  
顧媚

